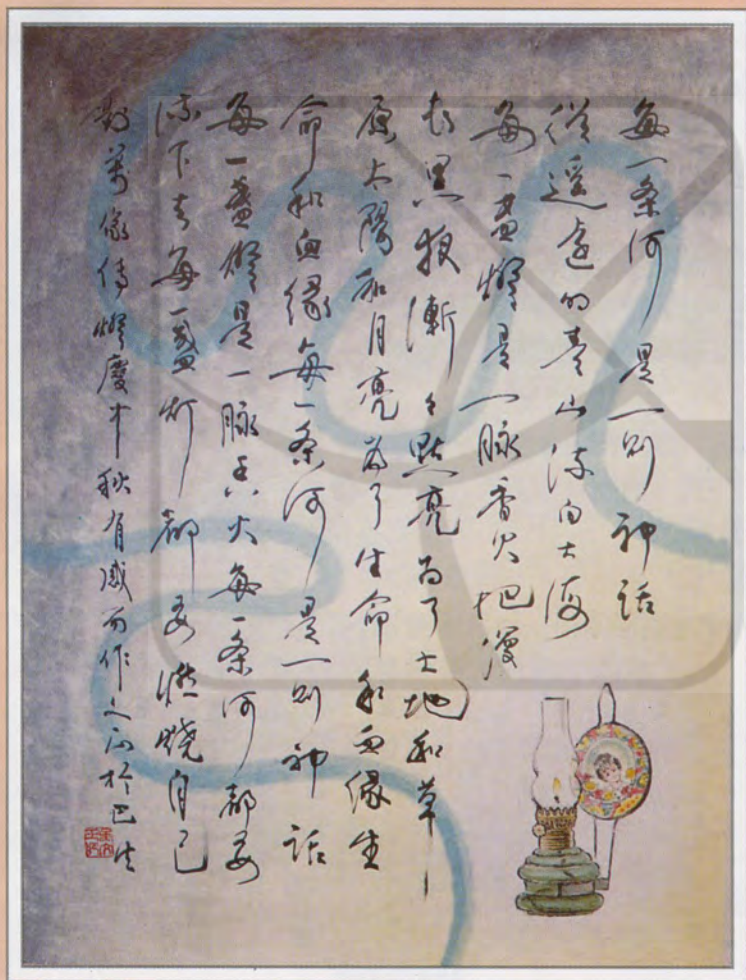


43

文学亮丽人生

清流



ALIRAN
JERNIH

● KDN6767/1/2000 ● 1-9-1999 ● RM3.00

疗 伤

□王涛

爬上岸

你

累得静静沉睡

浪

偷走盐腌的思念

风

剪断了发霉的影子

在浅滩

在海 的疲倦的臂湾

搁在高高船桅

圆圆明月

洒一把光

给长长的寂寞

给了孤独

海

退得远远的

远远在轻唱

等待

明朝

你醒在海醒之前

骤然一个高山盖你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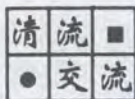
压你盖你

你笑着告别浅滩

在大海中

翻卷生命里洁白的浪花





《清流》 45期推出革新号

《清流》自创刊以来，不知不觉已进入第十个年头。这一份华文纯文学刊物，能在大马这个现实环境底下，坚持出版下去，完全是因为得到读者，作者和热心人士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与鼓励；为此，我们对各界感激之余，有义务把《清流》办得更好！

为配合即将到来的新纪元，《清流》从45期开始将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与大家见面；革新号将于2000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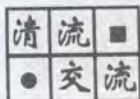
过去多年来，因各方面的因素，《清流》经常不能如期出版，让大家“望穿秋水”；对此，我们深感抱歉，并希望大家谅解。无论如何，我们将尽所能去解决难题，希望今后能让大家定时阅读到这份辛苦支撑下来的文学刊物。

《清流》需要一笔庞大的出版费。为了正派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希望大家能慷慨解囊，赞助《清流》出版基金。（请参阅本刊75页）

最后，我们恳请写作人多投来“反映生活，揭示社会、有良好意识”的作品，也欢迎抒发个人情怀（健康性）的文字，以丰富《清流》内容。



主编·崔冰



你的行囊有没有书？



今年五六月间，一个人去了寮国八天，走过的地方包括首都永珍、有寮国桂林之称的 Vang Viang、旧皇城 Luang Prabang，只有二十多户人家湄公河畔的 Pak Beng 以及与泰国的 Chiang Korn 隔着湄公相望的 Houayxay。

每年五六月是寮国的雨季，本不适外游，但在长途巴士和客船——我个人在湄公河上的客船渡过二十六小时——中，却意外看到许多欧美来的背包客 (Backpacker)。

这些自主的游客 (Independent traveller)，为了打发长途舟车的无聊，行囊中总会有几本书。当这些书看完后，有些流落在专为背包客而设的客舍 (guesthouse)，有些则廉价转售给二手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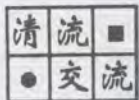
我的行囊也有五本书，其中三本是清流，是准备送给永珍的一些华人文教团体的。但永珍太小了，只找到一间中华商会，让清流挤身於它相当贫乏的书架上，与消闲读物和宣传册子为邻。

马来西亚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出国旅行，由於巨额的外汇流失，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因而禁止公务员出国（今年初条例已稍为松弛，公仆可访东合成员国）。只是，这些出国的人的行囊中，不知有几个是装有书本的？

几年前的一个阅读调查发现，国人一年平均读不到一页书。行囊中有没有书的问题，大概不必花太多精神去猜测了。

出门？记得放一本书在你的手提袋或背包或腰包或肩包或裤袋……

编委·郑可达



阅读

《清流》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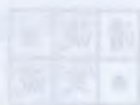
十八年来，我一直在写评论文章，很少很少写散文，只是间中写一两篇。

虽然我深知批评社会、指责别人，并不是件“好玩”的事，往往会玩出“火”来，玩出命来的。当你伸出食指指向被批评者的鼻子时，其中三个手指，即中指、无名指、尾指都是指向自己的。这意味着，你必须面对广大读者群众的监督和审判。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众怒不可犯！岂容你信口开河，凭空捏造，诬蔑谩骂？！或许，性格使然，我偏偏一头插入这“是非圈”里，欲拔不能。

由於王枝木老师的“穿针引线”，6月14日在江沙平民茶室有缘结识了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章钦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他却慷慨地送我一本该文艺会今年四月出版的第41期《清流》。真是“双缘”临门——有缘结识章钦先生；有缘阅读《清流》。在“双缘”的“冲喜”下，於是写出了一篇《阅读〈清流〉有感》的杂文来。纵观《清流》，内容丰富，多姿多采。既有小说诗歌，又有散文评介，还有“文学蓓蕾”和作者/读者的交流。同时邀约世界各地的华文作者投向《清流》里。除了本地的作家外，也有新加坡、印尼和澳洲的作家“共聚一堂”。真所谓：“文学无国界，文友是一家”。

“文学蓓蕾”一栏，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培育年青后辈的文学创作，的确用心良苦。除了刊登“文学蓓蕾”的优秀作品外，还赞助/颁发“文学蓓蕾奖”。我深信这份双月刊，不仅仅是一条细细的“清流”，如果“坚持到底”的话，必会“百川归海”，形成一股洪流。

作者·读者：林慕



- 封面
传灯(书法) 吴文正
- 封底
吴文正书画家履历
- 封二
疗伤(诗) 王涛
- 封底内页
《赏书艺·吟诗词》
- 清流·交流
《清流》45期推出革新号 (崔冰).....1
你的行囊有没有书? (郑可达).....3
阅读《清流》有感 (林慕).....4
- 评介
驼铃的《可可园里的黄昏》 (伍良之).....6
阿克敦及其名言 (一介).....13
- 散文
跷跷板 (章钦).....16
意念的焦点 (清风).....18
给你,我的家乡怡保 (蔡黄玉珠).....20
父亲 (天慧).....22
旱天里的姹紫嫣红 (凌江月).....25
开窗时有蝶飞来 (心水).....26
微型寓言6则 (年红).....28
惊魂 (晨絮).....30
狮城寄简 (林琼).....34
慈悲喜舍曰 (马咏南).....39



○ 小说

- 掌声 (杨邪).....43
都值得六十元 (士捷).....47
小女孩的心事 (水菱).....50
爱 (微风).....52

○ 诗

- 遥远的雾/鱼尾纹/爱情曾是一朵花 (宛宛).....54
回声/秋深了 (赵振岐).....55
一组情诗 (欧阳昱).....56

○ 本刊主办第6届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得奖作品

- 爱的天地 (陈淑盈).....60
没边界的爱 (桂子君).....63
再生父母 (黄桂桃).....66

○ 文学蓓蕾

- 遗憾 (黄欣薇).....70
死亡边缘 (汐昀).....71
风雨来袭 (明明).....72
电线 (小家).....73
那个不圆的跪姿/给—— (鲍艾瑾).....74

○ 赞助《清流》出版费.....75

○ 订阅单.....77

○ 编委.....78

驼铃的《可可园里的黄昏》

◎ 伍良之



《可可园里的黄昏》的12篇小说里的人物，有马来人、印度人、华人，而他们的职业，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女佣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教师、有的是村长、有的是茶档的小伙计……。不管人物是那一个种族，是醇厚善良的，就是那么老老实实；是邪行邪气的，神态举动也就表露无遗。

读过鲁迅的《祝福》，祥林嫂的悲剧令人震撼、悲哀。后来读到一个印度小说家写一个“种姓”低贱的印度妇女的故事。这个苦命女人被丈夫丢弃，一直便与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在她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她看见一个豪门老妇的出殡葬仪，死尸的双脚涂上红色的胭脂，死者的儿子拿着火把点起葬火；这样的火化焚葬，死者保证是上天堂的。这个一生坎坷的苦命印度妇女，在临死前仅存的希望，也是能上天堂，从此撇开一生受苦受难的噩梦；所以她也希望能够从儿子的手里得到一把火，像那婆罗门老太太一样升入天堂。首先她叫儿子把丈夫找回来，好让他把脚上的尘土赐给她，并在她的脚趾涂上胭脂，发缝里抹上朱砂，这些要求她都如愿了。但她的丈夫正要砍下那棵她亲手栽种的树，给她做焚化木料，却被地主制止，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能筹到五个卢比向他买下这棵树。这一来，尸体不能焚化，唯有掘了个坑把她埋掉，埋掉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个要逃离苦海人生的希望——上天堂。这两个不同国度的故事，使我领会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在世界那个角落，命苦的一样命苦，命好的都是一样命好。

读驼铃的短篇小说，让我联想到鲁迅和那位印度小说家的小说，因为在驼铃的这些短篇小说里，他的小说人物也是不同种族，但他们的命运却是如出一辙。

《撕》这篇小说，写于1977年，故事很简单，一个给人看顾椰园的乡下马来人受嗾使，把一个候选人的竞选标贴撕掉，因此而被提控。他已经前后三次来过这个地方小法庭，“第一次来，是聆听控状，他否认有罪，第二次来，是准备面对审讯，结果是展期，第三次来，结果也是展期。”这一次来是第四次了，他已经开始有点不胜其烦。当他想到自己无来由地被卷入这场是非，真的有点后悔莫及。那个被得罪的人是他的雇主拿督干尼；那个他暗中支持的候选人，已经中选，却改弦易辙，转投执政党，官运亨通，要做部长什么的了；而他这个曾经是支持者的，却惹上官司，看情形，真是两头不到岸。雇主对他怀恨在心，那个中选的也无暇来为他辩护。现在他终于明白什么是丑恶的现实。他要面对被雇主赶出椰园的厄运，妻子儿女马上没有栖身之所；他又要面对那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的审讯，这些这些真使他徬徨又使他愁肠百结。不过，他已从现实获得了教训，到了没有人可以给予援手的田地，那就要挺直胸膛，一人做事一人当，承受所有的过失，他要在法官面前认罪。阿旺这个淳朴的农民成了并不单纯的政治人物、政治疆场的牺牲品。他是个马来人，但如果改作是华人或印度人或卡达山人或伊班人，是在同样的环境，命运也将是一样的。

《下女》写一个叫拉芝米的印度女佣人，乍看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孩，因为她毫无怨言、默默地承担起做不完的繁杂工作，不过，她受到侵犯时，却不肯妥协；她转到眼前的雇主工作，就是不甘心前雇主对她的性骚扰。她的父亲禁止她与同村也是一样穷的印度男孩子来往，除了把她的莎丽撕破，还恫言如果她继续与那男的来往，便要打断她的腿。她意志坚定，一点也不受到威吓，她提早回到雇主家做工，不与家人庆祝屠妖节，就说明她不肯屈就的秉性。最后她中途离开这个雇主，她是为了抗议男雇主的性骚扰。这个叫拉芝米的印度女佣人，单看她温顺、默不作声地应对外来的压力，便以为她是好欺侮的，但一当爆发起来，她不低头，昂然掉

头不顾。她是个敢于反抗，敢于为自己寻出路的不是弱者的女人。记忆中有读过一篇本地印度女作者写的小说，一个在金马仑茶园生长的印度女孩，教育文凭考试已经连续三次名落孙山，粉碎了爸爸对她成为教师的寄望，令她沮丧，也使他失掉了人生的乐趣。这第四次的失败，使她打算服毒自杀。她拿着一瓶毒液，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到僻静的瀑布边，正要咽下毒液，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她循声赶到现场，原来那落在水里的人，正是她的朋友，另一个考场失意者。她当机立断的马上跳下水里把她的朋友救上来。两人同是天涯沦落，同样的际遇，同样是要寻死，彼此互诉衷肠。这时她爸爸已追踪而来，劝导她们，死不能解决问题，死也是弱者、失败者认输的行径，做人应该拿出勇气来，爸爸劝她们再去投考。一个是华人作家写的印度女孩的故事，一个是印度裔作家写的印度女孩的故事，都提出了问题，但也解决了问题。一个人在穷途末路，要解决问题，便要有求生的意志；有勇气的人会醒悟只有靠自己才能为自己解决问题。

《家福》这个喜欢喝酒的建筑工人，被停了工，还是拿了刚从包工头手上追讨得来的二十元到椰酒间去喝酒。他喝酒买醉是他久已养成的习惯，家里孩子有无吃的，他好像毫不着急；他喝酒欠人家的钱，他向人买菜也是赊欠的。妻子经常与他有龃龉，挨打了，她便离家出走。他的儿女，大儿子被令停止上学，做卖面包的工作，大女儿割树胶，另外三个较小的当然不能工作。他便依靠儿子女儿的收入过活，游手好闲起来了。后来连大儿子也出走了。他就令第二儿子停学接替大儿子的工作。他的妻子回来了，但是大儿子却在外面横死了。这就是家福的故事，一个没有觉悟能力、一个自甘堕落者的悲剧；他制造的悲剧殃及他的家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我只能说它是一篇自然主义的小说。家福爱喝酒，懒做工，影响整个家庭，妻子儿女都是受害者，似乎都是家福的错，而读故事的也以为那是家福的错。我曾读过一篇关于印度酒鬼的故事，这篇小说是出自一个我国印度裔女作家的手。这个酒鬼没能力让女儿进英校读书，在妻子的冷嘲热讽下，他打了妻子一顿，妻子便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他投闲置散在焚尸场做搬木头焚化死尸的工作，他有一餐吃一餐，照样喝酒，人们把他当作幽灵，没有人要接近他，没有人看得起他，施舍他吃饭的好心人也不要他

走进屋子里。最后他时来运转，在焚化一个富人的妻子的尸体时，剥下她的钻石鼻饰钉，他有钱喝酒了，他日日沉醉在酒乡里。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与家福的故事，其实都是一样，不过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华人，但他们爱喝酒却都一样，他们的遭遇也大同小异，但为什么他们爱喝酒，又喝得那么无以复加，这是谁的错，作者似乎没有指出来，显然这样的小说不算是成功的小说。

《一块钱》画出了一个贪钱，有点不中用，却还保有廉耻之心的校长。两个村民来请校长代写信给彭古鲁，校长不会写马来信，只好叫一个教员代笔。这封信在片刻便拟好了，可是当信已呈上给彭古鲁，那个教员才告诉他，信上忘记写重要事项，这可把校长急得如热锅的蚂蚁，因为那两个村民曾给他一块钱当作写信的酬劳，如今信的内容出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他要追回这封信，但信已交上去，已无法补救，他一急之下，血压也就上升了。校长这个形象，既令人同情，又显得滑稽，不过，他到底还是有廉耻心，所以，驼铃写这个人物，既有讥诮，但也有些同情。这篇小说写于1970年。

《偷渡者》写两个印尼人兄弟偷渡来马来半岛工作，他们是在穷愁潦倒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偷渡来马来西亚，变成非法入境的工人；哥哥在农场工作，弟弟却在新山为非作歹做强盗，被警方拘捕，从他口中获知还有一个哥哥也是偷渡客，按图索骥，警方也把哥哥捉拿，当然最后是被遣送出境。这两个偷渡客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这篇小说写于1984年。偷渡者的故事显然没有什么震撼力，这是因为作者对问题挖掘得不深。

《卖阿瓦蕉》描写农人种植了一种不值钱的香蕉，这种不值钱的阿瓦蕉也只有贫穷的人才买来吃；那个住在园丘宿舍，身子瘦小的中年印妇买了一梳只值五分钱的阿瓦蕉，还没来得及细看，已给六七个孩子你一条我一条地分掉了。那印妇转头回家拿钱，却发现她的钱已给孩子的父亲偷了，她连买一梳阿瓦蕉的钱也还不起。看完这个故事，就算是联想力不丰富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想：阿瓦蕉不值钱，那连五分钱也还不起的印妇，她是

不是跟阿瓦蕉一样；阿瓦蕉象征穷人，穷人就是阿瓦蕉。《卖阿瓦蕉》写于1973年。

写于1969年的《十年之后》，是一个临时教员的故事。他做了十多年的临时教员，他像个候补轮胎，用得着他的时候，他才被派上用场，用不着他时，就弃置一角；不过，他比候补轮胎更尴尬，因为候补的那个缺，还要看有没有人去争，有点背景的候选人往往才是入选者，而他既无靠山，也没有左右人的力量，所以他的机会往往是棋差一着。这个本来热衷于教书的小周，终于在现实中吸收到人生经验，他放下书生的包袱，打破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讥诮，他要下海学拖网，去打鱼。这才是出路。驼铃用笔把迷惘的书生从象牙塔里赶出来。

《面子问题》也是关于教师的故事。如果敢于发掘，教育圈里的故事也是多姿多采的。作者笔下的史耀廉，喜欢“车大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根据，史耀廉出身卑微，他有一种自卑结，由于他没有一种自发自觉的领悟力，他只有钻牛角尖，什么都要认第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夸夸其谈，查实他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就被旁人当作笑料。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多得很。而故事里的那个“我”，是一个踏实的人物，他当教师是一种时空安排下的因势利导，“我”这个人物自我调侃，他教书是“家贫无奈做先生”，他没有剑桥文凭，要在商行找个职位难乎其难；教书是比较固定的职业，那份薪水也可以帮助家人过得好一点。不过，由于受到某些局限，不能与时并进，竟至画地为牢，一直不想去考取剑桥文凭。那个史耀廉，为了要出人头地，碰过了一些钉子，也在人生的道途吸收了些经验，他比较安份了，他申请师训，他不断地尝试要考取剑桥和教育文凭，他屡试屡败，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还是给他考及格了。“我”跟史耀廉都是合格教员了，由于薪金制的调整，“我”跟史耀廉的文凭都受到承认，所以他们的薪水也没多大差别。这篇小说里的“我”跟史耀廉是两种类型的人物，“我”是个有原则的人，史耀廉是个“跟风”的人，他不谈原则，也不谈自尊，只要对他有利的，他就去争，他不怕人笑，也不管别人骂，这是《面子问题》塑造的两个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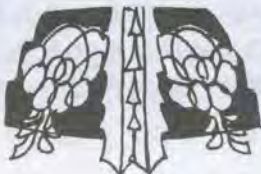
《不中用的人》阿九为了要靠劳力去赚点钱，他租了一块地，种上木薯。木薯长大等着收获，却让那个有街头的生意人指使人去挖木薯，然后运走。阿九人赃并获，捉到偷木薯的人，也知道那有街头的黄金水才是主使人，阿九要告他，不过，一经他哥哥的三言两语，阿九便打消控告的念头。村长麦丁说：“阿九，你实实在在不中用！”表面看来阿九实在是不中用，但如果深一层去看问题，驼铃运用这个简单的故事，很含蓄地告诉读者，像阿九这样的农夫，他不是没有用，他会用劳力去辛苦赚钱，但他却要在现实的势利眼下低头。这个故事很明白的告诉读者，乡村人很忠直，他们对有街头的人都有所顾忌，因为有街头的人有财有势，他散开的罗网，无远弗届，在他网中的人，都要身不由己；没有被网着的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结果，阿九就变成了不中用的人。《不中用的人》写于1980年。

《我的大哥罗拔》说一个政坛人物的故事。他先投向反对党，是因为他的雇主是反对党人，他的雇主中选为议员后，便跳槽执政党，做部长去了。而罗拔却不愿跟着跳槽，后来他从商，大展拳脚，也变为富贵之人。他被狙击死去，家人才发现他已皈依回教。罗拔的故事并不新鲜，作者要塑造他是一个英文至上主义者，但作为读者的我却引不起什么共鸣，因为作者是在平铺直叙的说故事。罗拔并不惹人憎，也并不引人同情，他的形象是很木，像这样的一个人没血没肉的人，绝引不起读者什么反思。

作者1964年写的《茶店里的风波》，写的是发生在乡村一个茶店的小插曲，人物有森林局的职员、木材商书记、村长、茶店小伙计、茶店老板，这是一篇小品式的小说，导火线是小伙计出言不逊指村长喝酒不付钱，说他是鳄鱼。这确把那已有点醉意的村长惹火了，他喊打喊杀，那嚣张的声势，就像个手握生杀大权的恶棍，谁敢冒犯他，谁就要受罚。他那令听者震慑的恶声恶气、张牙舞爪的霸道，一当听到村镇东头响起一排枪声，他马上被吓呆了，噤声不响，下意识认为是冲着他而来。他急不及待地马上逃走躲避起来，茶店里的风波也就平息了。这个乱世里的小插曲，映现了颐指气使的人物的嘴脸，给时代留下一定的墨迹。

主题篇《可可园里的黄昏》写于1980年，这是一个异族通婚的故事。汉叔与女儿住在乡村过着农耕的生活，空间已经有局限，能够接触的人寥寥无几，那个异族青年，大概也是她唯一接触到的异性；相处日久，而生情，根本就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但做父亲的反对，他便与她私奔去了。做父亲的对这光彩的事耿耿于怀，发誓不要再见女儿。经过五年时光，他们猜测老人的气大概都消了。异族女婿买下与老丈人园地接壤的老椰园，两人有时便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腔起来，怨仇化解了。在女婿的游说下，他把椰园改种可可。汉叔与女婿和好了，不过，后来女婿得病死了。孙儿成长了，他继承父业，也做农夫，与外祖父的联系更加密切，但那个做女儿的始终提不起勇气回来看爸爸。经过事实的证明，异族女婿对女儿是死心塌地，汉叔对女儿私奔的事也涣然冰释了，他终于通过孙儿邀请女儿回家团聚。农人生性淳朴，种族歧视是人为的，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意图是可圈可点的！

驼铃笔下的人物都是他熟悉的，大多数都写得很有性格，活现在白纸黑字中。农民阿旺单纯，但一经鼓动，他就义无反顾，当他醒觉自己已被利用，他只有挺直胸膛去承受自己“愚昧”换来的惩罚，读者对他是同情，却不是责怪。拉芝米这个印度女孩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印度女孩都是温驯又懦怯的，这只是表面的错觉，驼铃笔下的拉芝米是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为自己打算的印度女孩。像家福这样的人，在乡区在城市都可以碰上，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只会借酒消愁，是社会还是他们本身的错？其实他们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驼铃很熟悉他们，但驼铃却没有畅所欲言。驼铃对教师也很熟悉，各类型的教师，如果能够细心的刻划，未始不能成为文学的典型。汉叔和他的女婿阿旺都是农人，他们是不同种族，但他们的心地都同样善良，种族的歧视根本就没有在他们心中存在；而汉叔的心存芥蒂，其实是一种自认为是的种族优越感的作祟，等到疑虑廓清，就像乌云散后的晴天，皆大欢喜。



阿克敦及其名言



○ 一介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敦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流传极广。据说，西方的政治学课本，开宗明义，在前几页常会提及这句话，它已成了“政治学ABC”（即基础课程）。因为西方政治家与政治学者，对权力的性质了解太深了，不敢相信什么“人治”，极力推行“法治”，他们早已实行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不让行政一权独大而压倒立法、司法二权，所以减少了许多政治弊端！单就“国内民主”的范畴而言，的确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阿克敦勋爵(1834-1902)，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新马上了年纪的华文读书界，对他原本应该有些印象，不会全然陌生，因为日本法学家鹤见祐辅写过一篇《徒然的笃学》，介绍阿克敦，收录在《思想山水人物》一书，并由鲁迅译为中文，中年以上的读者或许会记得。

鹤见祐辅对于阿克敦，充满了惋惜，并认为这包含着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再三反省！

原来，阿克敦一生得天独厚：他出生于名门，家境富裕，天资聪明，有着极良好的读书环境，还曾到意大利、法国游历，增广见闻。他的书斋，有大约七万卷的藏书。据说每一卷书上，都留有他的手迹，在空白之处，还用铅笔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他的无尽藏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

译文中称他为“阿克敦卿”，因为他是贵族，“卿”者，Lord的意译也。著名英国诗人拜伦，也是贵族，其英文姓名常常写成Lord Byron。中国古代高级官员之中，有“九卿”、“三公”等级别，位极显赫。现今美国总统以下地位最高的部长，中文译名仍作“国务卿”。

鹤见祐辅的惋惜，的确很有见地！阿克敦卿，毕生处于优游的环境，没有柴米油盐之忧，不知羡慕多少穷书生穷学者！他坐拥书城，左图右史，窗明几净，孜孜治学，却没有留下本身的著作，更不用说“成一家之言”了，诚为万分可惜！“这蚂蚁一般勤勤恳恳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其中岂不是含着深的教训，足使我

们三省的吗？”鹤见祐辅这一段话，很有启发性！

在我印象中，阿克敦曾编有一部史书，甚为著名，但编纂者与著作者，学术地位不可相提并论。

阿克敦在读讨的每一本书上，写了许多批注、校正，足证他看书之多，学问之博，治学之勤！可惜他没有加以整理综合，以高度的思想性，吸收百家学说，融为己用，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他就像一群“笨拙”的蜜蜂，终生辛辛苦苦的采集花蜜，却不懂加上某种成份，把花蜜酿制成为蜜糖——原料未经过加工，始终还是原料，和更高一级的制成品，身价大不相同，惜哉，惜哉！

前文提到的鹤见祐辅，中年以上读过华文中学的人，对他本不应完全陌生，因为他的一篇《读书的方法》（鲁迅翻译），被选入初中华文课本《中华文选》，该文介绍添朱线、做笔记、再读、散步思考四种读书方法。只是“鹤见祐辅”四个字，诘屈聱牙，念来不顺口，大家恐怕早已忘记啦！

现在，使到阿克敦为大家所认识的，反是本文开头所引的那句名言，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是他始料不及的！

中国古代诗人之中，尽有只靠了一首诗，甚至两句诗、一句诗，名留千古的！例如张继因《枫桥夜泊》一诗，从唐朝出名至今，此诗更流传到东洋，使寒山寺在日本大大有名！温庭筠的佳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已足矣！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崔信明的“枫落吴江冷”，更是一句扬名！阿克敦千千万万条批注、笔记中，惟独“权力导致腐败”一语，被后世普遍写入政治学书籍，亦可谓不朽矣！

这句名言，英文原文是：All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也有译作：

“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权力皆腐败，极权腐败之极”。



跷跷板



◎ 章钦

夕阳西下，天边髹上各种缤纷色彩，是那么夺目，那么迷人；黄昏的风，带着一股绿草的芳香，轻轻地、柔柔地飘过。那一棵棵树，挥动着绿手，向夕阳送别。

这时候，我以轻盈的步伐，彳亍在公园里。小草被我踩得低下头，久久都抬不起来，它就是那样忍受着。后来，我回到公园的木凳坐下，望着那个跷跷板，它静静的，一头跷高，一头垂地，这又使我想起小时候，住在那一片穷乡僻壤，那儿没有跷跷板，屋子周围不是胶林就是丛林。在那里，常常可听到蝉声鸟叫，还有就是树叶的呼啸声，环境是那么简单，那么朴素。

在那样的穷乡僻壤，我还能自己创造出跷跷板。记得父亲从胶林载回来的橡树桐，是等待劈开后晒干煮饭用的。圆又长的树桐，直径有一两尺，长有三尺多。我和哥哥到屋边，抬出一块木板，架在树桐上，各坐一端，只要以脚用力一撑，就是一高一低，一上下下，好不高兴，两颗童心，就这样地跳跃着，虽然是过着穷苦的日子，却也穷得开心，穷也穷得有一个美丽的童年，让我可以追溯的童年，一个单纯又可爱的童年。

坐在公园的木凳上，望着那跷跷板。一对父子手拉着手，来到它旁边。父亲把孩子抱上跷跷板，然后嘱咐孩子把手抓紧，自己就坐到另一端，轻轻摇起来，跷得高起来时，孩子笑得嘻嘻哈哈，好不开心，父亲自然更笑得开心。这就是单纯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吧！不久，他们离开了跷跷板，跷跷板也回复一头高一头低，看上去，是一头重一头轻，有不公平的感觉。

跷跷板，一上一下，会予人一分欢喜，一分欢笑。

人的一生，总会有起起落落的日子。人生，就是那样起起落落，上上下下。有苦便有乐，有乐便有苦，人生才会充实。



意念的焦点



○ 清凤

我们整天都会提问自己无数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提问，控制住我们意念的摆放，也影响了脑子的思考和内心的感受。假如对自己提问对了，那么意焦会改变，生活的态度也就会不同。

我的一只眼睛已经盲掉大半，为什么我仍然挣扎着张开另一只眼，定时阅报读书呢？我由衷的希望，在我的心版未被完全划花之前，多记录一些美好的事物和前人的智慧。

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呢？触动心灵的美，不见得华丽。一所普通院宅，窗几明亮，挥去了旧日的昏暗；士敏土铺成的小块空地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盆栽植物，一簇簇青翠的植株，象征着挺拔倔强的生命力；大风飒飒吹来，从红毛丹树上飘落下来的片片黄叶，似乎又是珍贵的记忆。

清晨，一层薄薄的轻雾像一匹很长的纱带，又像一袭霓裳羽衣，轻飘飘地，接近静止那样缓慢而优美的，又像幻觉在记忆中飘移那样，缠绕住山腰。如果不仰首眺望，就不能观赏这摄人魂魄的美。

有很多事我是做不到了，比如旅游。溯水走黄龙，只有凭想像。峭拔

的岷山千里绵延，山势如龙，源于岷山头枕雪峰的黄龙，犹如巨龙出渊，奔跃欲飞。曾为大禹负舟导江的黄龙，自然要以裹云挟雷的气势飞腾而下，一泻千里而不可收了。

与许多人迹罕至的胜境一样，世所罕见的岩溶景观黄龙，也是“藏头匿尾”的。它的“头”卧藏在冰山雪峰中，高耸入云的玉翠峰似一道白玉屏障拱卫着它；它的“尾”隐没有山脚莽莽苍苍的丛林中，参天的古木和万千花树像一件翠绣锦衣，披盖着它。

呵！瀑布！洗身洞瀑布恰如一匹匹银绸素练，纷披倒挂，珠迸玉溅。一过洗身洞，黄龙最壮阔的景观蓦然在目。哦！好一片水飞浪翻的金沙滩！看这回奔倒涌的水势，听这轰震山谷的水声，再沉着的人到此，也不由不惊叹叫绝！大自然这位大师，委实是人间的任何高手也难以比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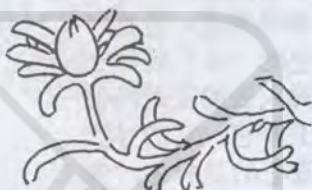
病魔夺去了我一边眼睛的视线，更残酷地截断我的一只脚。恶魔啊，你可以不准我看清看明，不准我走、奔、跳，只是你没办法不准我想。於是，我在心里想我的涅槃，仍

可自得其乐！

消逝吧！
灰朦的阴霾
永远地消逝
凛然的浩气
请快快降临
沉郁的乌云
扯碎 掉落
在蝴蝶飞舞的草丛
欢唱着
鸟儿越过树梢
飞向远方



给你， 我的家乡怡保



○蔡黄玉珠

曾经有人传说，最美的距离是两岸。因为遥不可及，所以最美。你在我心中，在我梦中，是否也因着时空的距离，所以永远有着挥之不去，根深蒂固，似清晰又朦胧的最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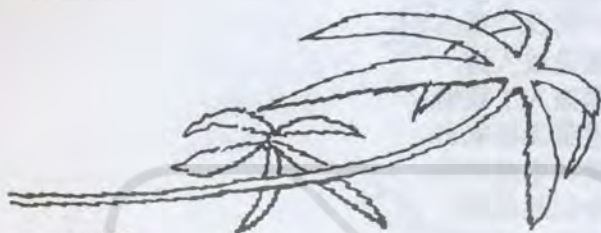
十五年了，自从母亲安息天家，永别人间，我就不曾踏足在你亲切的土地上，不是时间已冲淡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也不是两城之间路途遥远得无法贴近，而是慈颜无处觅，亲人不复在，因此近乡情更怯。“美不美，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乡情，本就源于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亲人的爱，增添了你山川的色采；是亲人的情，丰富了我对你的依恋。在你怀中，有我欢乐与悲伤交织的童年，有我急促与缓慢成长的脚步。虽然我们聚少离多，在渐行渐远的流浪生涯中，无论落脚处是在山一角或水一方，心中，梦中，仍是只有你的影像。惦记着的，牵挂着的，仍是丝丝缕缕的别绪离情，真是“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曾经一千遍一万遍想过回去，回去吸一口你温馨的空气，吻一下你柔美的土地，然而回去若只是短暂即走的过客，不是长久逗留的归人，在睹物思人的悲痛泪流下，在物是人非的欲语还休下，岂不是徒然增添人面不知何处去的神伤，何苦，又何必呢？

“人情同于怀土兮”，缅怀家园，依恋故国原是人之情，我又怎能忘记我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梦于斯的家乡呢？何况“溪山总是家乡好”，珍贵最是故人情。你已随着亲人的爱紧紧嵌入了我情感的镜框中，此生此世都无法取出了。你就像孕育我关爱我生命的母亲一样。想到你，我会记起母亲；念及母亲，我就忘不了你。母亲的一颦一笑，和你的一山一水是互相辉映，互相对照的。“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虽然分手惹思念，重逢似无期，我仍会夜夜在梦中化作小船，驶入你的心湖；化作小鸟，飞入你的心田。

也许有一天，我会终老在这繁华忙碌的游子城——吉隆坡；也许有一天，我会飞越重洋，远赴他国，不再回乡。但无论仅是两城相隔，或是遥距万水千山，你永远是我梦中的最美，心中的最爱。但愿透过这一纸短笺，把我深深的思念，吹送给你，宁静纯朴的怡保——我亲爱的家乡。



父亲



○天慧

四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攻打马来亚。整个社会呈现动荡不安，暴力、抢掠层出不穷，无数个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家破人亡，人性丑陋狰狞的一面都在那个时候显露无遗。父亲就是诞生在战后的第二年里。那时候日军刚撤退不久，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阴霾中。

我的奶奶在战争期间失去了丈夫。因此只好带着家姑搬到乡下寡居。隔邻住着一户姓高的人家。高姓主人是个有家室的男人。我奶奶因为是寡身，不久两个人便私下有了往来。时日一久，东窗事发，我奶奶发觉自己有了身孕。这在当时是不容於社会的。她的家姑知道后大发雷霆，逼着她去堕胎。奶奶宁死不屈，忍着羞辱一定要把父亲生下来。我父亲诞生时，她的家姑掐着父亲的脖子，要将他掐死。奶奶见了不顾一切的将父亲从鬼门关里夺了回来。她忍痛深思，最后决定将孩子割舍与人。她想起村子里有个朋友，结婚多年只得一女，一直都想要有个男孩，但都未能如愿。於是含泪将父亲送予她抚养。从此母子俩就断了关系。直到多年以后父亲长大成人了，才从亲友口中得知此事。当然我父亲的养父母是从不曾告诉他的。后来父亲偷偷去与奶奶相认，当时我奶奶已经另有家庭了。

我父亲的养父母，也就是我如今的爷爷奶奶。他们对父亲视如己出，

疼爱不已。我的大姑姑年长父亲十来岁，当然也对这个弟弟疼爱有加。我奶奶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位小姑姑及叔叔，一家七口倒也其乐融融的相处。可惜好景不常，家里骤然起了风波。缘於父亲的一个伯母，她丈夫早逝。因此见爷爷的家庭能够一家团圆，便萌生了嫉妒的心理。她先找来了一个女子，故意介绍给爷爷认识，然后再千方百计的让她接近爷爷。过了不久，爷爷即将她娶进了家门。因此奶奶跟爷爷闹翻了，爷爷更因此带着那个女子搬出外面定居，从此便没再踏进这个家了。奶奶伤心之余，忍痛撑起整个家。常在无钱买粮之际，父亲跑去找爷爷要钱。他跪在地上求爷爷，每次爷爷都不理不睬。偶尔心情好或良心发现，才给几块钱打发父亲。我父亲就是在这样三餐不继的日子里长大的。

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辍学了。原本他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我奶奶希望他能继续升学。那时我的大姑姑早已出嫁了，家计只靠奶奶一人以割胶维生。父亲不忍见奶奶这么辛苦，一心想帮忙分担家计，于是便偷偷逃学去帮人打零工。事情

最后被我奶奶发觉了，她非常生气，指责父亲，要他继续去上学。母子俩争执了好一段时间，最后奶奶只得无奈的点头。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他喜欢音乐，还会各种的民间舞蹈。可惜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换过许多工作，曾经做过零工、搞过政治、当过临教。后来学裁缝，却没想到一做就三十多年了。父亲常对我们说，当年学裁缝只为谋得一技之长，并没想到会选择这一行业。

父亲三十岁才结婚。婚后我们兄弟姐妹陆续出世，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身上，他不得不更加刻苦勤奋的工作。印象中的父亲总是骑着一辆脚踏车早出晚归。他平日里管教我们甚是严格。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吵架时，只要他眼睛一瞪，顿时即会鸦雀无声了。虽然如此，他也会有和蔼可亲的时候。偶尔他会带我们去公园玩，陪我们荡秋千、玩翘翘板；也会为我们说他自编的故事。记得有一次，他用脚踏车载了我和姐姐去拾相思豆。小时候的我，对父亲是既敬且畏的。

父亲的大半生，总是风风雨雨不断。但，他并没有让风雨给吹倒。现在他已年届五十三岁之龄了，依旧散发着一种光彩。亲友们每见到他，总会笑说他越活越年青了。我衷心的期盼父亲永远不会老，永远都是一副充满自信的样子。

爸，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仍需要您的大手牵引，一如从前，您牵着我的手，引我上路。



静思语：
子女应该让父母
安心才有福。



旱天里的姹紫嫣红

○ 凌江月 (新加坡)

旱天无雨，天气酷热，并不影响九重葛的生机。炽热的阳光反而使它的颜色更为绚丽，一片姹紫嫣红，满城绽开，花团锦簇，构成热天里的另一番风韵。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只能在通往机场的大道两旁，观赏到各种颜色深浅不一的九重葛展芳姿。

而今却是处处芳菲、色彩艳丽、赏心悦目。信步而行或驾车所经之处，无论是公园、路旁、住宅前的庭院、高墙篱边，一丛丛、一株株的五彩缤纷，簇拥得好不热闹；“红杏枝头春意闹”，九重葛争艳斗丽的盛况，却也显示出这种“闹”的意境来了。

绿意盎然的花园城市，绿树繁茂人人赞赏，而九重葛的尽相吐艳，在艳阳天里也是万绿丛中的一种点缀情趣。

只要稍一抬头，当你经过横跨在街口或道路上的行人天桥时，迎面而来的头顶处，就这么一抹粉红艳紫垂挂于空中，那一道花卉形成的彩虹，或者又是哪儿飘来的一抹云霞，恍似惊鸿一瞥，煞是动人！

开窗时有蝶飞来



◎ 心水 (澳洲)

窗外是花园，春末杜鹃怒放，把近旁不起眼的玉兰挤出人们的视线外；七八颗颜色有别的玫瑰已不甘寂寞的争相展颜。开窗凝望，采花的蝶影优雅的舞姿仿佛千娇百媚的绝代佳丽，正莲步姗姗婀娜蹀躞拍子，从这朵花翩翩移至另一朵花。彩蝶斑斓的姿容悠然自在，轻轻的飞进来，又巧妙的掠出去，犹如过门的客人，招呼后便洒脱的离开。什么时候会再来？谁也没法预知，一切都是偶然发生。

没有刻意安排，我偶然的开窗，蝶儿偶然的飞来，风偶然吹拂，云偶然飘动；一旦专心期待时，彩蝶无影无踪，风也静止云也不移。

因为偶然，才有份意外惊喜；存心等却白白抹杀了闲暇从容的情绪。

五年前去墨尔本动物园，进入温气调节的千蝶屋，满眼飞跃的七彩蝶衣，有千奇百怪的图案花纹。它们再怎样展翅，也冲不破数丈高的丝网，那群大小有异品种不一的百千只蝴蝶，将永远囚困在这座人类特设的空间，失去了自然天地。它们无法反抗被捕被困囚的命运，蝴蝶眼里看见我们，蝶们也许一样在可怜这些红男绿女，分不出是我看蝶或是让蝶观我？

每回望到蝴蝶，总念起庄子，宛如每只蝶都是庄子化身。因为喜欢庄子的哲学，对蝴蝶就特别有种亲切和爱惜。

城市里再难看到飞舞绕花的蝶影，面窗看花望云偶有蝶衣惊艳；更多的是涌入耳际的鸟唱啁啾，有时吱喳吵杂群起争执，纵是鸟骂也是天籁之妙音，排遣午后一串寂寂的时光。

尤其是伏案执笔、聚精会神时，那起落的鸟语清脆如铃，像夏季的甘泉，冷冷地沁入耳膜。彷彿琴音远远近近弹响，脑袋因构思冥想形成的压力被舒解了，灵思明朗如水清，那些字那些句好比竞相奔涌的泉要快快从笔下流泻。每朝只要进入书房，展开稿纸、握管沉思时，四方鸟音鸣奏，彷彿为我涂鸦鼓掌，又似议论着窗旁那位呆子准备写些什么东西？如此高谈，我倒成为这块特殊图画里一个定点。

慵懒的不想出门，与书为伍，灯下爬格；晨昏那些鸟友们必来相致意，开窗时有蝶飞来。我好比进入时光回流轨迹，庄子前来弘道，心突然虔诚起来；目光随着蝴蝶，

能与前贤默默相处，是何其幸运呢！

假如再没有花颜招展，众鸟友远离他去，天籁琴韵隐遁，蝴蝶迷途不返，我的书斋陋室必定风光黯然。或许，纵任我苦苦绞尽脑汁，那些像精灵的字粒也再不肯随意由我捕捉涂写。

独处能自得其乐，身心安详，全拜这块净土、这座城市里小小蜗居之赐，能不感恩吗！



微型寓言 6则

○ 年红

■ 人类的霸权

小虎不解地问母亲：“人类射杀了千百只老虎，吃虎肉，服虎骨，剥虎皮，却没事儿！可是老虎一咬死人，便成滔天大罪，面对追杀。这是什么道理呢？”

“唉！这就是一一”老母虎叹息地回答：“人类的霸权呀！”

■ 接班的条件

狐王对狐弟说：“要接班，就必须忠心耿耿，唯命是听！”

■ 热棒子

狗王把热棒子交给助手。

助手被烫得呼呼叫痛，忿然地问：“这么热的棒子，怎么交给我呢？”

狗王冷笑地说：“若不烫手，我怎舍得交给你呀？”

■白发和黑发

白发自豪地对黑发说：“我是智慧和成熟的象征！”

黑发冷嘲着说：“既然如此，人类何必忙着把白发染黑？”

■愚蠢的青蛙

青蛙为了要和牛比一比大小，竟吹破了肚皮！

鼠鹿看在眼里，不禁叹息地说：“为什么一定要比大小，若比跳跃和游泳，青蛙肯定稳操胜券呀！”

■芳香剂

芳香剂备受人类的欢迎和喜爱。这正好说明：人类的臭味与日俱增！



惊 魂



◎ 晨絮

紧紧的拥抱着幼儿，只感应到自己的急促心跳声；背脊的衣裳，可以感觉到已被涔涔冷汗所渗透；小腿至以下的脚板，明显的颤抖个不停；再望着自己的一双手，同样的不能平静下来……

幼儿的脸颊，还明显的呈现出两行泪痕。吻了其腮，再次把他紧紧地拥入怀中。这才察觉，自己的视线竟是那么的模糊。而整件白色的衬衫，似乎已全部湿透。突然，记忆方才回复。把手一松，幼儿有气无力的抬头望了望我，又无言的垂下了头。

老天，无晓得我有多心痛？

又双手环抱着幼儿，生怕一松开手，他会离开了我……

依稀记得，黄昏时分，心情棒极了。所以，烹煮晚餐时，特别煮多几色菜肴。

中午时分经过菜市，看见新鲜又罕见的萝卜苗，一阵喜悦掠过心窝，赶紧挑了一公斤。再经过鱼摊，瞧见新鲜的明虾呈现眼前，岂可错过呢？

啊，就买两公斤吧！还有一团团鲜美的净洁鱼肉，又赶紧的拿了两包。唔！这些食物对我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

把幼嫩的萝卜苗一棵棵的洗洁，切短，滤干水份搁置一旁。明虾去壳破肠，然后大火略炒再配点蚝油。唔！我最爱吃的萝卜苗……

新鲜鱼肉加上荸荠碎，胡萝卜碎和葱花粒再拥挤成细团，就拿来酿茄子吧！

另外，煲个冬菇鸡丝汤就大功告成了！

虽然才烹煮三种菜色，却也花去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菜肴捧出台面，幼儿高兴的说“唔！妈咪啊，今晚吃“草草”啊？！”

哈哈，幼儿的华语总是这么糟！笑着指正他：“这是蔬菜萝卜苗，而不是草草！”

幼儿：“哦……哦……”再点了点头就坐在饭厅的椅子上。

今晚，外子迟回家。他曾多次

叮咛要让孩子们先吃饭。但是，女儿又睡著了，怎办？

“妈咪呀，我要吃草草喔。哦！不是草草，是菜菜哦！”幼儿又活泼又撒娇地伏在桌面望著我说。

好吧，就我们两人先吃饭吧！

盛好了两碗‘茉莉花’香米饭，在我从厨房转回到饭厅之时，幼儿已抓起筷子夹“草草”来吃了。

“唔……妈咪啊，I love you！谢谢您煮饭给仔仔吃。”幼儿一边夹著一块鱼肉一边向我说话。

“哦，仔仔乖了！”我也夹了块酿茄子送进了口。

突然，眼前的幼儿“噢”一声停下了一切动作。我张大著眼望著幼儿，丢下了筷子。只见，幼儿跳下椅子，跑去我身后的垃圾桶欲吐出哽在喉咙的食物。接著，他的脸色由白转青……他再“啊”一声，脸色马上转为紫色。

此刻的我，已把幼儿抱在怀中倒转，再以又颤抖又冰冻的右手拍

打着其背部。而幼儿也将其左手食指伸入喉咙去挖取塞在里面的食物。但几次尝试都不果，细小的手指已沾了丝丝的血液，而其身体已稍为抽动著。间中，还穿插着其哭声。急促的呼吸声，还有他转紫色的脸孔。满脸的泪痕左手指的血丝……

而我，除了继续拍打着其背部，涌着冷汗，震抖着身躯，脑海中，掠过的尽是恐怖的概念！天啊，求您千万别让恐怖惊悚的事情发生在我幼儿身上呵！求求您赶紧让这不幸的一分一秒快快结束！求求您赶快拯救我的爱儿！求求您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的安全！求求您赶紧让爱儿脱离苦难呵！

天啊，怎么办？外子不在家，屋内也没有其他人。我真的不懂此急救方法呀？虽然曾仔细读过急救法，但是现在的我只会震抖着全身，怎办？“仔仔，快喝水吧！”

一把抓过桌上的水杯送到幼儿的嘴，软弱无力的幼儿，还会双手接过水杯喝了一口。可惜，没有一丝反应。天噢！求求您赶紧用我的生命来救我的爱儿呀？我唯一的仔

仔，千万不可有事。没有了他，我真的不想活了！“仔仔，快喝多多水！”幼儿又猛然吞水，大量地吞水。

突然，他昂天伸了伸脖子，望着我说：“No more already，妈咪

啊！感谢神哦！感谢您打救我的爱儿，感谢您让他不再有苦痛，感谢……我与仔仔紧紧地抱在一起。也许紧张过度，我仿佛欲晕倒下来，又仿佛呼吸不太正常，视觉模糊……

良久，才松开了怀中的幼儿。幼儿软棉棉的瘦削身躯，圆圆的眼睛注视著我。望着他，我真的不晓得要讲些什么。天知道，他在我生命中究竟是多么的重要？谁可感觉得出，刚才的一幕，究竟吓死了我多少亿个细胞？天又晓得，我的脑海里，曾掠过多少次丧胆的想法？

感谢神，一切大难已过，今已化险为夷。真的不敢再去想像之前的那一分那一秒。今后，除了感恩，我还是久久跪地感恩谢恩，祈求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在爱儿身上。

然而，望着那一碟碟的菜肴，

尤其是萝卜苗和鱼肉块，我的脚又开始抖了。背部的冰汗，又涔涔滑落，滑落。再看看自己的白色衬衫，留下斑斑血迹。再次，我的全部毛孔又竖了起来……

牵着幼儿的小手，步上楼上的卧房，似只战败的公鸡，无气无力地倒在床上。抚弄着幼儿的小手，心扉底下仍旧是刚才的一幕幕……

天啊，请您保护我的爱儿，让他平安的长大；千万别让他遭受任何的灾难哦！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换取幼儿的平安，我真的非常愿意！



狮城 寄简



◎ 林琮 (新加坡)

× × 兄:

来信说我寄给你的《文学》半年刊第39期已妥收，慰甚！该期中曾发表你的一篇《黑之舞》，编者却未寄赠你一册，幸好我看到，为你寄上一本，你方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被刊出。我之所以很少投寄稿子到外国或自己无法见到的报刊杂志，原因也即在此。

我之所以会寄稿给北马的《清流》文学双月刊，是因为曾任主编时的有明与我时常通讯，每期她都热心地寄赠我两册，十分感激。同时，他们的编辑成员之中，如驼铃、田舟、章钦、岳衡等也都与我有书信往还，不时联系，对《清流》的出版与编辑方针，颇为了然。

写作要靠一份兴趣，数十年来未曾真正地脱离文艺界，一直保持这份爱好，一直写作至今，都因兴趣使然。你过去常写小说，写了不少短篇，而今多写微型小说，颇有成绩。你可想过要写一两部长篇吗？

碧澄以原名LAI CHOY出版一本马来文短篇小说集《南渡》(MIGRASI KE SELATAN)，由吉隆坡语文出版局于一九九七年出版，我有幸获得作者寄赠一册，虽未能完全读懂，但可作为史料藏书，值得珍藏。碧澄也是

大马多产作家，已先后出版了近三十多本著作，小说、散文、新诗、儿童文学、译介都有。

你们大马写小说的作者不少，韦晕（已故）、方北方、马汉、梦平、孟沙、驼铃、年红、碧澄、李忆君、曾沛、小黑、朵拉、游牧、菊凡、陈政欣、宋子衡、柯儒、慧适、雨川、云里风、林华、梁园（已故）、梁放、麦秀、凝秀、爱薇、艾斯、郑祖、征雁、杰伦、张寒、陈孟、钟瑜、张逸萍、紫曦、钟山松、陈有明、采人、萧遥天（已故）、沙燕、萧冰、诗悌、施亦谦、迅郎（已故）、商晚筠（已故）、淡如、陶焰、端木虹（已故）、丁云、唐珉、黄崖、温祥英、文征、文戈、原上草、雅波、姚拓等等，都有小说集的出版，我边写边想，只能记下上述各家的名字，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近年来颇留意新马文艺集子的搜集，所知不多，仅能稍为记起这些，至于新近的小说作者，也许他们尚未出书，也许我尚无法见到，在此只得“从略”了。

最近我又搜集到一些集子，以下为你报导一番：

小兵一名的《菩萨伞》是小说、散文、散文诗合集，于一九九七年十月由赤道风出版社出版，共收录21篇作品，书前有怀鹰的序文，书后有作者的《再接再励》（代后记）。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书，取笔名“小兵一名”，大概是因为他在国民服役期间曾当过步兵、迫击炮兵的缘故吧？他原名林树荣，曾从事各种工作与行业，现为文具礼品零售商，收录书中的一篇小说《无名教师》是他在1972年开始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崇汉的《恋念德港情》长篇小说于一九九二年十月由长屋出版社出版，全书244页，取材自德光岛农民的悲欢离合，诚为岛上一度的“繁华”景象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如今德光岛已作为新加坡国防部的军训基地，而且填土计划可使面积增加一倍，更计划在岛上兴建组屋，可住几十万人。作者崇汉是在岛上诞生成长的，对它的感情十分浓郁，他以真挚的心描写岛上的一景一物以及人事的变迁，从书的《后记》里，你可以感受作者的浓浓的德港情。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写实长篇巨著，请勿错过。

崇汉的另一本散文集《近海亲船的日子》，由热带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责任编辑适民，内容分为两辑：(一)船厂散记，(二)其他，共收录四十六篇作品。第一辑的作品是作者在船厂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二辑的作品包括杂感小品与议论。崇汉原名邹崇汉，又名邹细九、邹昔璆，一九四五年出生于新加坡德光岛，六十年代中开始写作至今，已先后出版了十多本集子，有小说(短、中、长篇均有)集、散文集和诗集。

胡月宝的《心尘》散文集在一九九六年五月由云南园雅舍出版，内容分为两卷，卷一收录二十二篇作品，卷二收录三十八篇作品，总共收录六十篇作品，书前有云惟利的《南洋文学丛书缘起》。胡月宝是擅写小说的，在这之前已出版了两本：一是《撞墙》小说集，二是《有缘再见》微型小说集。她的散文写来流畅自然，如话家常，有话直说。她在《电话不要响》一文中说：“记得当我晓得我的最爱，三毛曾经坚决拒绝在她山中的小屋安装电话时，她深深折服了我。能把电话摒除在生活以外的人，自然是懂得生活的。”原来胡月宝也是一个酷爱深居简出的人。

胡月宝的另一本小说集《女人女人》，也由云南园雅舍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出版，内收三篇小说：《离婚》、《女人女人》、《萧瑟人生》。胡月宝是原名，笔名有苏颖、点尘等，一九六五年生，曾负笈台湾大学中文系，一九八八年毕业后回新，进入教育界服务，是新华文坛生力军。

年红的《流花河》儿童小说于一九九七年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前有编者的序文及吴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个迷人的梦——读〈流花河〉》，这是通过发生在流花河的“水怪”故事来表达保护生态环境的主题，让孩子们认知这一点。这是一套《彩虹儿童小说系列》其中的一册，据知编者为大马儿童文学作家 马汉。

另一本被列入系列的是华山的《童军历险记》，也于一九九七年出版，书前有严吴婵霞(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活的教育，大自然的教室——读〈童军历险记〉》，这是以童军为期一周的露营会为题材，从中鼓励儿童积极向上，接受生活的磨练和挑战。哦，对了，书前也同样有编者的序文。

梦平的《复活少年心》列为新亚青少年文学丛书之一，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由新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儿童小说集，内共收十篇作品，其中的《新加坡之恋》是个中篇小说。书前有马仑的《总序》。其实马仑乃梦平的另一个笔名，他不仅是儿童文学家，也是南马知名作家，已出版单行本三十多种。

另一本列为新亚青少年文学丛书之二的是莎琳编选的《童园牧歌》，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出版，这是一本儿童诗歌集，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你是春天》，第二辑《快快长大》，第三辑《走了过去》，第四辑《带你到绿乡》，总共收录113首诗歌，作者包括：蔡欣、杰伦、孟沙、梁园、凝秀、艾舒、艾芸、赖敬文、康静城、李建、钟祺、莎琳、秃橡、梦羔子、慧适、符肇流、庄延波、陈蝶、罗林、陈慧可、静华、苗芒、陈彦、梁志庆、火雷红、郑易、洪浪、吴垠、笋心、高秀、关永锐、碧澄、华山、刘祺裕、金苗、莎克、林方、江振轩、陌上桑、草风、林琼、石君、马仑、子凡、笔戈、彼岸、刘福珍、陈文浩、金叶子、漠北羊、絮絮、杨标光、陈雅、吴岸、柳北岸、水沫

、周粲、王润华、忧草、温任平、方北方、寒川、冰谷、林景、何乃健、年红、林洛人、牧羚奴、唐林、萧艾、李锦宗、郁人、烈浦、谢清、蔡淡、静星、梁鼎新、杜诚、林枫、晴川、南子、贺兰宁、成君、秦林、雨青、杜红、林靖程、李寿章、淡莹、符气南、怀鹰、李汝琳、田思、李庭辉等，不下百人，老中青都有，均为马华与新华诗人的作品。编者莎琳，原名邱亮谊（谕），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常以千纯、心怡、千慧、瑜儿等笔名发表多种文体的作品，已出版诗集《童年的梦》，但我尚未见到。据知，莎琳乃梦平（原名邱名琨）之千金，虎父无犬女，实为文坛佳话。

汉人的《冰琳的梦》中篇小说于一九九八年由苍松文化服务社出版，分二十章叙写，书后有《后记》。作者在后记中说：“故事中的冰琳，穿着橙黄色的窄裙、青色的长袖衣，常在紫色的兰花园谷间出现，她在追求一团粉红色的梦，却轮回在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社会中，得与失，唯有寸心知。”汉人原名黄汉雄，另有笔名林边客、华盖、花雨、松岩等，一九五零年生于印

尼廖内群岛，七十年代间曾出版诗集《曙光》，综合文集《幸福的时光》、《文化的齿轮》及《击碎苦闷的枷锁》。

陈妙华的《马来文坛群英》于一九九四年由吉隆坡的学林书局出版，新加坡代理是胜友书局，书前有范北铃的《书前的几句话》与作者的自序，内容介绍马来新文学作家如沙末依士迈、东革华兰、依萨、克里斯玛士、哈仑、马苏里等的作品及其对马来文学的贡献。书后并附录六篇介绍新加坡、中国和澳洲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如廖裕芳、廖建裕（谷衣）、魏天福、居三元、弗吉尼亚等的文学成就。要想了解或研究马来文艺界的读者，应不会错过这本书。作者陈妙华，笔名丁娜，是新加坡马来文学研究专家，精通华、巫、英，能讲能译，诚如范北铃所说的：“现场直译，快而准。”

很久没有看到《华韵》了，过去都是由林辉学弟寄赠我的，也因此我曾写过一篇文林今昔的文字，题为《由几本〈华韵〉谈起》，刊登在中学华文教师会出版的《新加坡青年》第149期（1997年7月），

去年年底蒙吕振端博士寄赠两本近期的《华韵》，十分感激。一是《华韵19》，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二是《华韵20》，于一九九六年出版。这两期编得十分出色，很有创意。这两期的编辑指导均为林松辉老师，十九期的主编是林珂威，副主编是潘玉薇；二十期的主编是曾昭程，副主编是苏凯芬。编辑多人，兹不再录。

你说未见过张挥的《木雕与我》诗与散文合集，而我却记得我曾经在《文艺寄简》介绍过，改天设法给你寄上一本，现在先简介于下：《木雕与我》于一九九四年一月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书前有两篇序文，一是钦鸿的《关注现实、心忧天下》，二是赖世和的《美的创造》。这本书各篇的篇幅都比较短小，但生活题材却丰富而广阔，值得一读。

好了，就此停笔，下回再续。

匆匆，祝好！

林琼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中旬于棕景园

慈悲喜舍日



○ 马咏南 (印尼)

弘法大车团是塔鲁玛尼加拉大学信仰佛教的大学生组织的，这间大学是雅加达著名的私立大学。

弘法大车团把每年的元旦定名为慈悲喜舍日，在欢庆佳节时要做些社会福利工作。

一九九七年的慈悲喜舍日是决定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和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举行义诊和联谊活动。参与的大学生人数有八十名，是来自七个系、由一年级至高班的大学生；七个系是指：医学系、法律系、工程系、心理系、经济系、工艺系及电脑资讯系。地点是在KEBON BARU村，MAUK渣末区，离开雅加达市约有四十公里之路程。

弘法大车团的理事们做事不仅有周密的计划，而且很有冲劲，不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

在元旦前一个月，筹备工作的理事先调查场地、人口和预算经费等来拟定工作计划书，同时也找到了国民福利基金会，作为赞助药物的合作对象。

元旦前十天就把计划书呈交给乡区行政官，以便获取准字和协助动员村民来到义诊指定的场所——CETIA TRIDHARMA CARIA。

为了使活动顺利进行，大学生分三组来执行任务：

第一组是亲善组，负责参观附近学校，分发乡村学生习字簿、铅笔、橡皮擦、尺等文具，也顺便赠送学生们新校服和老师们的制服。

第二组是医疗组，共有十名医生，其中五名是在附近的PUSKESMAS当主治医师。

第三组是配药组，看完病的村民就拿着药方来此组取药、维他命和获赠旧衣物。

因限于时局，国民福利基金会只有五人代表，在九六年除夕的中五前往MAUK助阵。因我们迷路，转来转去颇费时间，午后四点才抵达寺庙，大学生们都收工了，村民都走散了。

几位理事很热情地迎接我们到来，META迫不及待的先讲述两日

义诊的盛况：“原先只有分发八百个号码给看病者，后来要求增加人数，因为其他分不到号码的村民也纷纷前来，我们来者不拒，临时分号码，结果统计起来共有一二零九个村民受惠，今午若没下雨，也会陆续有村民来。”果然给META说中了，有两辆三轮车六个村民要求看病，医生们立刻穿白衣查病号。

HERMAN是工程系学生，我好奇问他在义诊时，非医学系的学生能干什么？他立刻解释，他们能帮忙分药，两天分药工作使他们认识药物的名称和了解其功效，以后自己有何病痛，就不会紧张兮兮了，知道什么病该吃什么药。

一个高班的医科生，我忘记问他什么名；他经常下乡，工作累了就蒙头睡大觉，不怕睡硬板。他曾经在蓝榜的深山野岭里，与蛇为伴睡觉都不觉得惊奇，他认为年青的医生需经得起生活的磨练，吃得苦中苦，方能培养出医者父母心之好品德。

这几日来住在乡下，学生吃的菜肴，青菜和豆腐、豆饼是主菜，但好心的村民，在三餐时都会送椰子来慰劳学生，学生们也不计食物

很清淡，觉得吃素也有味。

弘法大车团的学生们是想通过义诊之善缘来修行，学习发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是在于慈悲喜舍心。

听了他们的叙述，我心中感慨万千。

年青的生命充满青春活力，年青的生命可塑性强，通过正信的宗教，能开导年青人的智慧，能发挥巨大的潜能，能适切地处理情爱，能学习做人的艺术，能常怀感恩之心，满足自己所拥有的；有正确信仰的年青人，能欢欢喜喜地生活，不易被外界所迷惑、苦恼而失去真我，他们可以享有美好的人生，我好羡慕年青的生命！

大学校园无疑也是年青人追求真、善、美的沃土，莘莘学子们在此尽情地学习和欢乐，除了拥抱书本外，还可以不断追求心灵的快乐，通过宗教的学习来启发学生们之慈悲心、精进心和勇猛心。像弘法大车团的学生们，一年一度的元旦以慈悲喜舍日来度过和欢庆是多么有意义！通过现实生活来教育大学生们，他们是社会的栋梁，应有

一份格外敏锐的心来关心社会的发展，应拥有一份慈悲心来关怀人民，利乐众生，从而也使年青人了解到，人不能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如何使年青人的心灵充满智慧和道德，成为一个德智兼优的心灵的故乡。短暂的乡居生活，也使学生们怀有感恩心，感谢村民的努力耕种，使国家粮食自足、国泰民安。

我想起了一首校园的歌：

请给我谅解的岁月，
一年一年让我们学会怎样去爱，
用爱心来装扮自己，
在最好的感情里找到自己。

为表示感谢国民福利基金的赞助，弘法大车团的主席赠送给我们一座纪念牌，当我收下这份充满盛情厚意的纪念牌时，心中亮起文德庙的一副对联：

法雨注南天，草木山川生秀色，
慈云布西土，士农工贾沐恩光。

弘法大车团的学生们不辞辛劳，佳日里在MAUK的佛寺进行义诊，仿佛诸佛菩萨悉遥闻，随处

结祥云，使 慈悲喜舍日 能平平安安进行，而许许多多乡村老师、学生、农民渔民、工人及从都市来的大学生、身为商人的我们都沐浴在恩光里，都充满了欢喜心！

喜舍”之精神。

离别时，蒙蒙烟雨给我们带来分手之愁绪，但是当目睹有许多大学生不怕缠人之雨丝，正在泥泞的草地上角逐，嬉笑地逐排球，充满青春的活力，我们情不自禁地欢笑起来。这群可爱的年青人好比归途中见到之成排椰树，被雨水冲洗得光亮鲜活，欣欣向荣，蕴藏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它毫不畏惧南国吹来的凄风愁雨，飒爽英姿挺立在田埂边、茅舍边、沙滩边，给四周的乡民带来欢乐生活的气息。

啊，我有满载而归的感觉，恨不得即刻奔回家，大声告诉孩子们：

“孩子们，把你们旺盛的生命力用在慈悲喜舍日，以发菩提心来欢庆佳日，使年青的生命更壮丽、更有意义！”

同车的黄丕振校友也受到感染了，他先借纪念牌带回家，准备给两个大男儿看一看，学一学“慈悲

静思语：

有智慧的人，会从对方的错误中找出自己的责任来。



掌声

……

□ 杨邪(中国)

有一天碰到一封奇怪的来稿，捏上去感觉里面似只装了仅仅一页的纸，但信封的左下角，却分明注着“诗稿”字样，而且，信封上并没有投寄者详址。拆开一看：几乎是一页白纸，可还是电脑打印的稿——那上面，只这么两行诗：

掌声响起来

掌声又一次次地响起来……

诗的题目就叫《掌声……》，还有个怪怪的署名：否否。纸上其它便什么也没有了。

这首乍看去令人很容易联想到庞德的那两行著名的《在地铁站台》的诗，我小心地读了两遍。接下苦笑着摇头，叹了口气，只好把它连同这个信封一起撕了，扔到身边的苹果筐里。

编辑部每月收稿通常都在七千件以上，而绝对残酷的是，诗刊每月一期，每期至多上稿四十余件——就是说，在平均每天审阅的三百件来稿中，实际录用的将只能是平均两件还不到；即便初审需多留

一点，以供复审、终审淘汰，但我们六位选稿编辑，每位还是轮不上天天都要选出一件的。所以我们每位主要的日常工作是：把自己桌上每天一堆的稿子先拆看几遍，撕掉大半，然后把剩下的再比较着看反复多遍，再撕，最后剩下一两件上交复审，甚或有时一件也不剩；而这些处决掉的稿件，便都统统扔到苹果筐里去。因此，类似像这位否定作者这样明显的自以为是抑或故弄玄虚的稿件，是该看两眼便撕掉的。

但就在当我接下拆出另一份稿刚要审读时，忽然感觉被什么哲了一下，骤地狐疑了起来。许久之后，我颤着笔尖在一页稿笺上重新工整地写出了这首《掌声……》，并且对着它禁不住发呆。——我忽然觉得这应该说是一首非常成功的小诗，就因为它表面上的平凡和莫名其妙，我差点将它珠混鱼目了。我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很有些自责——这样的选稿本就像是沙里淘金，而我险些让这粒小小的金子复又埋入了黄沙。

“掌声响起来/掌声又一次次地响起来……”。一遍遍地看着这两

句，我恍惚自己置身于一片掌声中，我恍惚感到了这些掌声的腻味、无聊，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焦躁和愤怒……而掌声不息，一浪高似一浪……我恍惚看见一张张因兴奋而扭曲的脸面，而我独自默默坐着，陷入了掌声之中，我的脸也被一股愈来愈膨胀的什么扭曲着，变形着……这也许就在一个歌舞厅里？也许是，又不是，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

终于，我非常郑重地填写了面前的“稿签”，为这首小诗，我撰写的荐语，足足填满了整个空旷的“初审意见”栏。

很快的，复审终审均过了。而且有个意外：主编提出，要我将“稿签”上的“初审意见”稍作相应的调整，改作“选稿人语”，与此诗一道刊发。五年前，诗报改为月刊出版，为了向诗界证明选稿的公正性，并接受读者监督，开始在每一位作者诗作的末尾均标上选稿编辑的大名。而稍后又增添了这个“选稿人语”的形式，即不定期的对一些上乘和探索创新之作，加按选稿编辑的评点，意在向诗坛作一种推荐和倡导。但这历来针对的是

有份量的诗作，一首短诗尤其是这么一首仅仅两行的小诗能获此殊荣，无疑是破天荒了。

两个月后，否否的《掌声……》，被以最快的速度刊发在当期“OK短诗窗”专栏的栏首。我的“选稿人语”几乎是这首诗，包括标题与署名在内的版面的数倍：

这是首非常容易珠混鱼目的小诗。从来短诗出佳品难，小诗尤难；然即便佳品，亦往往凭的是一点点机智、灵巧，或一点点所谓的哲理，能耐品味再三者，稀矣！而《掌声……》否。仅仅两行，寥寥数字，不可谓不机智、灵巧至极，然又如此平凡、随意，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并且毫无装腔作势、似是而非、硬邦邦、腻味之“哲理”所病。它于否否，或许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与灵感的照亮中写下的，它或许原本是一个明确的所指，但它一经写出，以诗的载体出现，它开始模糊了，它成了一个点，一个放射状的点——正是这样一个点，使它获得了一种非凡

的意味与魅力……

下边署的是我的编稿用名：老城选稿。唯一遗憾的是，因为否否匿址投稿，在他的诗下边还多了一个括弧：请作者见刊后速告详址与真实姓名，以便奉寄样刊、稿酬。——诸如此类的匿址投稿者，肯定是个四处屡投不中的新人，最需要这种鼓励了。而要是否否恰恰因故未能见到这期诗刊或见到了却没注意着这首《掌声……》呢？

约莫月余过去，我从盈案的稿堆里看到了一封在“编辑部”后面添加了“老城先生收”的信。笔迹很是潦草而张狂：

老城：

你猜想一个习诗五载、投稿两百余次而无半行正式发表的作者，当他突然看到自己的《掌声……》，竟赫然在一直梦寐以求的大诗刊上堂堂正正地发表、而且让编辑如此推崇时，他是怎样的心情？告诉你，他流下了屈辱、愤怒的泪水！他禁不住颤抖着手要给你和主编写一封同样的信——他要告

诉你们：这是他在偶然听到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歌词时突然萌生出的一个恶作剧！他想不到一旦来一下恶作剧，所谓的发表，竟然是如此的容易！

天哪！什么“当今中国诗坛最具先锋性的优秀诗刊”！什么被民间诗人们捧为“唯一订阅的官方诗刊”！什么读者、作者众口一致选出的“最喜欢的选稿编辑”！什么“诗歌”！什么“艺术”！！

（贵刊素来喜好向诗界标榜自己形象，这次想必不至于没气量在“编读往来”栏中披露此函吧？！）

没有署名。没有地址。老半天后，我发现，这信封上的邮戳，是邻省某市的邮局盖的……



都 值

六十元



□ 士捷

这是第六天了，下课铃声响了不久，那小个子总会出现。他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走得近近的，偶尔还会伸手逗弄笼子里的兔子、小猫和小狗。没有表情的脸蛋有点点坚强，然而炽热的眼光却不曾离开过店里的这个笼子。其实，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来这儿，这问题从来不曾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过。这第六天，只是好奇的统算而已。

每天都有许多小孩到这儿流连，或为了逗弄心爱的小宠物，或为了买饲料，都是高高兴兴的来，都是高高兴兴的走。有些小朋友见了猫儿狗儿大呼小叫的样子，真令人忍俊不禁，既好笑又温馨。或许，这就是令我甘心守着这店的原因。

也曾细细的看这笼子里的小狗，五只个子尚小的狐狸狗，还没学会吠人的温驯样子，倒真是很惹人喜爱的。我看这小狗也不真的不会吠，只是还没找到一个家，才静静的躺着，依偎在彼此身旁而已。人也是一样，在家里、在群体中，总有一种归属感。一个人虽然乐得自由自在，难免还是会觉得孤单。我不自觉的抬眼望去，熟悉的小背影走得远了。

又是清脆的下课铃声，看着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小瓜，不期然的令我想起那没有表情的小脸蛋。有两个小瓜在逗着店前的兔子，看那白兔迅速的咬着菜，还在嚷嚷：“不吃萝卜的兔子，眼睛也是红的！”我看得好笑，却忙着将一只小狗抱出来给一个小弟弟，好让他和妈妈选只喜爱的带回家去。忽然，有人拉了拉我的袖角，一把很小的声音叫了一声：“阿姨……”

我嘴里应着，赶紧将小狗抱出来交给了小弟弟，他看了这小狗反倒吓着不敢伸手接，他的母亲赶紧接过，拉了他的小手轻轻的摸了那狗儿的头一下，他的脸才露出了笑。我忙转过身招呼，原来是他，那小个子。他看了我，牵了牵嘴角，我想算是友善的笑吧，也不尽然。这没有表情的脸蛋，露出这样的一个表情，实在让人费猜疑。我还来不及回应，他却开口说了：“我想买一只小狗。”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小笼子，就是那个让他每天都凝望的笼子。

他蹲了下来，伸了小指头逗弄着笼里的一只小狗。那小狗也很乖，静静的蹲在笼里，让小个子朝它的

头拍着。小弟弟跑了过来，说他的妈妈叫我。我叫小个子等一会儿，才跟了过去。小弟弟的妈妈还买了一个沙盘和饲料才带着小弟弟和小狗走了。我忙回到小个子身边，要想看看他到底喜欢哪一只小狗。他回过头来，对我说：“阿姨，我要这只。”我顺势望去，是那只眼儿较圆，让小个子拍拍头的狐狸狗。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和声说道：“这狗儿的腿跛了，你不要的。”“没关系。”依然是那么细小的声音。哎呀这小伙子的脾气还真古怪。看了看他，心里是无论如何不肯占他的便宜的。我想了想，告诉他：“这样吧，这小狗是六十元的，阿姨卖你三十元，那好吗？”我很为自己的慷慨感到得意。“不好！”他是何等的坚决。可是，这让我感到很迷惘，或许是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应该再解释解释。

我蹲了下来，和他接近了许多，和气的解释着：“你看，这小狗儿腿跛了，它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不能陪你好好的玩的，你再选别的吧。”唔，这解释很清楚，小个子一定理解，我也很满意。“阿姨，他和别的小狗一样，都值六十元。”

说着伸手进背包里拿出五张很新的十元纸币，递了给我，又忙着从小钱包里掏了一把银角在数着。我手里拿着钱，看到他的背包里有几个拆了的红包封，心里却很气他的无知，没想到一番好意竟不被接受。

十元。”手里的银角忽然变得很重很重。

十块钱的银角数好了，塞在我的手里，挺重的。他背好了背包，抱起小狗，就要走了。我有点过意不去，忙说：“阿姨送你一条皮带子吧，你先替我拿着。”我扬了扬捧着银角的双手。小个子会了意，将小狗小心翼翼的放在地上，松了手，确定小狗不跑才伸手接过我手里的银角。

我抱起了小狗，往挂着皮带子的墙壁走去，选了一条浅褐色的、挺好的皮带子。我蹲了下来，将带子小心的系在小狗的颈上，才拉着小狗回到小个子面前。我将皮带往笼子旁的小钩挂着，伸手接回那十元银角。“谢谢阿姨。”真难得的笑容，到底还是个孩子。看着他牵了小狗往外走去，我才发现小个子的脚有点不灵光，和小狗一样一拐一拐的。耳边仿佛响起他的话：

“阿姨，它和别的小狗一样，都值六



小女孩的心事

□ 水菱(新加坡)

月玲原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有着一张圆圆的脸蛋和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生长在一个小家庭。父亲是个银行经理，母亲是个小学教师。她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君平，兄妹两人虽然有时会吵架，不过吵过之后又和好如初了。

月玲和哥哥在未上学之前常在一块儿玩游戏，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不过有一点令她不快乐的是：他们的父亲一回到家，他们就要面对一张严肃冰冷的面孔，叫人一看就害怕！兄妹俩常听到父亲说的一句话：“你们不要来烦我，我要休息。”只要他们发出一声喊叫或嘻笑起来，便又来一顿骂：“你们吵什么，到别的地方去。”

不久哥哥已到入学的年龄，每

天妈妈带着哥哥上学去。月玲常常目送哥哥和妈妈出门去，自己却要到邻居张大婶家去等妈妈回来。月玲在张大婶家总是独自坐在一旁，大婶和她说话，她也不理，小小年纪就显得心事重重。

一个星期天上午，妈妈带着月玲和哥哥到附近的游戏场玩，他们来到圆圆的大沙池，他们把小桶小铲子摆在沙地上。正想挖沙造城堡，月玲一眼就看到沙池里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这女孩和她的爸爸玩得可乐呢！那女孩一会儿蹦蹦着，一会儿咯咯地笑。一会儿骑在她爸爸的肩膀上；父女俩在沙池里跑啊、笑啊不知有多快乐。妈妈，月玲和哥哥都看得傻了，各人心中都在羡慕这对父女共同拥有的欢乐时光。

“妈妈，你瞧他们玩得多快乐啊！小女孩有个好爸爸。”妈妈从月玲的眼神中已看出她希望有一个性情温和又能和儿女们玩在一块的父亲。

“可惜你们的爸爸却是个态度严肃的人，他怎么也不能和孩子们玩在一块儿的。孩子们，还是妈妈陪你们玩吧！”妈妈无可奈何地叹起气来。

月玲和哥哥虽然手里拿着小铲子挖泥沙，但心中却是闷闷不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妈妈看他们兄妹默默不出声，也无心玩泥沙便说道：“月玲，君平，我们不玩泥沙了，去买雪糕吃吧！”兄妹俩听了也没有高兴的表情。

这种表现是会令妈妈感到伤心失望的。她心中也明白，孩子们把自己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有了比较之后，想到那副不苟言笑的面孔已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阴影填满了幼小的心灵。



爱

□ 微风



傍晚，小哲跟着妈妈到家对面的草场上散步。

刚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哲叨叨絮絮地向妈妈诉说着今天在学校里的点点滴滴。

起先，妈妈还认真地听。可是，听着听着，不外是些鸡毛蒜皮小事：什么伟先又捣蛋啦，被老师罚站啦，什么丽文又吱吱爱讲话啦，被老师调到最后一个座位，什么保玲忘了带课本……

妈妈“走神”了，孩子的声音越飘越远——原来妈妈开始想着自己的心事：丈夫最近常常夜归，一回来总是眉头深锁，一直感叹经济不景气，生意越来越难做；唉！百

物腾涨，什么都贵啦，一天五十零吉的家用开始不够用了；现在又快到月头了，又要供屋供车、还水电费，保险也快到期了……

“妈妈，你不爱我！”

想着心事的妈妈忽然被小哲的吼叫惊醒了。她低头看孩子，正碰见孩子怒气冲冲、鼓着腮、嘟着嘴的面容。

“你胡说什么，妈妈当然爱你嘛！”她勉强收回心事，摸了摸小哲的头发。

“你都不用心听我讲话。老师说的，没有心的人就没有爱，你不用心听我讲话，你一定不爱我了！”

小哲激动地说着，双眼泪汪汪的。

望着孩子哭泣失望的小小脸庞，妈妈的心不禁隐隐抽痛。

“哪个老师教你，没有心的人就没有爱呢？”她蹲下来，怜爱地拭去孩子溢出眼眶的泪水。

“吴老师说的。老师说，爱字里面有一个心，所以，有心的人才有爱。”

“爱字里面有一个心？可是，现在的爱字是简体字，哪有心呢？”她想起现在的课本都是以简体字为标准的。

“有啊！有心的。老师说，以前的爱字，那个心是大大的，在中间；现在的爱字，心变成小小的三角形，在友字里边。”

小哲口齿伶俐，把繁体和简体字的爱划分得清清楚楚。

对，不管是繁体字或简体字，爱都是有心的。这个吴老师真是好老师啊！

“妈妈的心在这里，妈妈永远爱你！”她拉起小哲的小手，贴在

自己的心窝上。

“妈妈有心，妈妈爱我！”小哲摸着妈妈的心跳，快活地叫起来。

妈妈激动地抱着小哲，把自己的心紧紧地贴着孩子的心。

啊！只要有心就会有爱，只要有爱，世界就会变得美好，充满希望。

听了小哲的话语，妈妈所有的心事都抛开去，觉得生活中的种种困苦再也不算什么了。



诗三首

遥远的雾

遥远的云山
山巅上的雾
雾里传来深山鹧鸪
游子徘徊在歧途。

何时重临湖山
何时拨开云雾
异乡的寒夜
暖一壶酒独沽

鱼尾纹

——美人迟暮眼角的鱼尾纹

我欣赏你的鱼尾纹
与我经历岁月的风霜
深邃汪洋般的睿智
我自豪的财富

感谢生命的秋天
金黄的收获季啊
你愿意陪我一程
踏着萧瑟的落叶

□ 宛宛 (印尼)

爱情

曾是一朵花

爱情曾是一朵花
使我心花怒放
后来变为一颗树
累累的果实是子女

我们儿女又像一朵花
花儿逢春必发
玫瑰长在荆棘间

管他心儿被爱情刺了才甜



诗两首

□ 赵振岐 (中国)

回声

那最后的惊鸣
竟厄于一场游戏
多彩的翅翎
随怒海飘零无涯

从此 梦
夜夜涨潮
忘川里布满奇异的回声



秋深了

一片黄叶落下
两片黄叶落下
三片黄叶落下
无数片黄叶日子一般飘落

秋深了
你还没有成熟
还在枝头犹豫

一组情诗



□ 欧阳昱 (澳洲)

1. 始与终

我知道明天的开始将是结束
我俩会面也将分手
你将再次加深那美好的回忆
而我像风一样吹走

我既无遗憾也无所欲求
只想尝那深害的忧愁
幸福的回忆总那样淡薄
心头却永远刻着忧愁！

2. 忘却

我们的嘴唇已忘记
它说过的每一句闲话
我们的眼睛却还记得
相遇时跳动的大花

我们的耳朵听不出
话语中明白的意思
我们的心灵却清楚
相撞时共鸣的一刹那！

我大胆盯着你盯我的眼睛
我大胆通过眼睛猜测你的心情
我大胆翻看你的像集寻找我往昔熟悉的面影
我大胆向你打听往事想检回一件件甜蜜的回亿
唯有一件事我不大胆我站在镜前

没抬头看

我终于没敢在镜中察看我真实的自己

所以

我大胆盯着你盯我的眼睛……

3. 大胆

4. 不敢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
我怕爱我的她柔肠寸断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
我怕爱你的他待你野蛮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
我怕人言对你恶毒非难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
我怕舆论将我无情阻拦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
我怕一切追求都是虚幻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
我怕真爱的人总难团圆



5. 再会

你梳着长长、松松的卷发
长长、松松的卷发
你脱下高跟鞋屈起膝
一只脚在另一只上压

你梳一下便瞅我一眼
仿佛不经意又随便
你一时谈得忘了形
把脚伸到我面前

我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把重要的话都忘记
你雪白的领口像盛开的白莲
活泼地托着你的嫩脸

你有些不好意思
从洗脸架拿下两盆脏衣
衬衣、短裤和奶罩
你对我也不加掩饰！

我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你上衣敞开一个扣子
你蒸鱼、炸花生、洗碗、拖地
上衣又敞开了一个扣子！

你微微俯下身来
伸手勾桌下的小凳
我的目光也微微下垂
去勾你圆领下的脖子

我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你替着红发夹的秀发
我看那身深灰色的西服
怎样勾勒动人的腰际

你会猛然回头
对我微笑颌首
仿佛你就是背对着我
也知道我在凝视

我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在夕阳分手的道上
你却极隐约地对我一笑
便避开我紧盯的目光

我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世界从我眼中消失
我这瞎子的不治之症
只有光明的你能治愈！

6. 写意

我爱着她她却不知道
你看这多好笑
我为她痛苦她死了
她还幸福地为人活着

我知道这爱永不能实现
你将使我永久地怀念
但愿我俩有那么一天
热烈地相爱在阴间！



7. 等待

我等待在静静的湖滨
水中静静地倒映孤影
风心突突轻轻地跳动
双鹤掠过暗红的森林

我等在光秃的小径
地上光秃地交错月影
青草的露气直透骨髓
只听见哀哀虫鸣

我等在空空的小屋
墙边空空地横着床铺
我等到黎明青灰的光线
趴在桌上冰凉地啼笑

8. 没关系

我的心和脸毫无关系
一个在哭一个在大笑

我的心和嘴毫无关系
一个在流血一个在欢叫

我的心和四肢毫无关系
一个已瘫痪一个在运动跑跳

我的心和一切毫无关系
它把自己的肉噬咬

本刊主办第六届全国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获奖作品

爱的天地

江沙崇华国中 / 陈淑盈

“滚！立刻给我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我这痼疾儿对你来说只是个笨重的包袱，有什么身份和你们一伙兴高采烈、欢天喜地、无忧无虑的出去游玩，享受大自然呢！”我怒发冲冠地边掉泪水边把身旁的东西扔向门去。

“阿盈……别这样生气了，阿姨带你们一块儿去游玩，好吗？你的伙伴们在外头等待着你一起出发。”

“你别罗嗦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是不会听你劝的，你省点力气吧！”

那一年，我只有十余岁，为何那么伤人的言语会从我口中道出来呢？因为我是个无父无母的痼疾儿，

父母嫌弃我、轻视我，在这个既悲痛、伤感又惨酷的环境中成长、长大。虽然我有姐妹们在旁陪伴，但我从未笑过、开心过，只因我自卑心常在作祟，妒忌心太强。我妒忌那些比我过得美满、活得幸福的正常人。上天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何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平平凡凡的过着平淡的生活呢？为何我一从娘胎里钻出来，还没看清楚这世界，就得先看人的脸色呢？那么重大的打击，有谁会愿意替我去承受、承担或分享呢？难道这是我前世所作的罪恶，才使到今世得到这样的惩罚吗？唉！我的命真苦呀！这真是命运弄人啊！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呈现着成千上万的问号……问号……

我更不希望我一踏出痉挛院，外界注意力全瞄向我这痉挛儿身上来。一般人对我这类的人从不生好感，还常常刻板着“不正常”、“傻的”、“白痴”……的不良印象。其实，我与普通人一样有感受、知觉、喜怒哀乐，但我的快乐却在我懂事以后，消失了。因为我不敢、甚至不能接受别人对我的侮辱与讥笑后，还能不当一回事，在那儿嬉皮笑脸呢！为何社会大众不尝试以正确的方式，来关怀我们、协助我们呢？难道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吗？他们不但没付出过爱心来爱我们，对我们做出的却是指指点点以及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我们。这使我有那么痛苦、痛恨……痛恨为何母亲要将我带到这世界来。逐渐地，我开始发觉社会越来越缺乏爱心，似乎这个社会、世界已不再漂亮、美丽了。

在这绝望的情形下，我选择了走向一个遥远、无尽头的路，心情也因为要踏上这条路而不再那么伤感。突然，我狂笑起来，笑得多么可怕……“砰！砰！”阿姨急忙用力把门撞开，把碎玻璃片抛掉，然后立刻帮我止血、包扎。在旁的阿姨一直安慰与劝导我；受到挫折，大可不必悲观，人生的途程是充满

波折、含有甜酸苦辣的；然而，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的阶段，不必灰心，更不必气馁、消极。

听了她的一番金玉良言后，我深深地感到很内疚、惭愧。因此，我鼓起勇气向阿姨说声：“对不起”，阿姨欣然接受了我的道歉。我伸出头往外望，看见一班伙伴们蹑手蹑脚，吃力的一步一步移动脚步，走向前来，很费力的张开嘴说：“阿……阿盈，有……有福同享，有……有难同当，别再……别再伤心了。”

虽然他们不能讲着一口流利的话，只看到他们歪曲的嘴边垂挂着一沓长长的口水，但从他们的话中却令我感动。我终于爬起来，勇敢地站起来，坚强地面对任何事，我不再理会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样会活得比较快乐。

上次的户外活动因我而被取消，令我感到很抱歉，所以我苦苦地哀求、恳求阿姨再次举行那活动以弥补我的错。在我的苦求下，阿姨终被我的真诚感动了。

就在这个星期六早上，和煦的晨光洒下泳池，池水荡漾粼粼，好似迎接一群即将到来的天使。泳池都是我们的欢呼声、嘻笑声，一阵

又一阵地飘浮不定。虽然不能很顺畅的游泳，但是我们却很享受水中的乐趣。不只是我们而已，还有一群热心人士特来陪我们游泳。这群义工不只教我们游泳，并且还很耐心的为我们更换衣服，戴救生圈，然后一个个把我们扶下水。阿姨对我们说，游泳是一项有益的运动。由于水有浮力，我们可以轻易地活动，有助于我们纾解筋骨，有一些甚至透过游泳改善他们的活动呢！原本这平凡的一天，增添了几许色彩，成为更美好的一天。

偶而，在痙挛院里头，与一班朋友们下棋、谈天，过着快乐时光。阿姨也常到我房间来，为我辅导，给予我一份特殊的教导。此后，我很信任阿姨，似乎把我生命中的另一半都给了她。

高兴、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在这段日子里，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快乐、最有意义的。可是，我却预想不到，阿姨就悄悄地离开人间……虽然我很挂念她，舍不得她，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难道阿姨会为了我而不离开这世界吗？我伤心得泪水直夺眶而出，不久后，我不再哭了。

虽然阿姨去世了，但是我不再像以往般那么自暴自弃，因为我已长大了，思想也随着阿姨而改变了，变得比以往成熟了；而且，我还在痙挛院里继承阿姨的职位，帮助一些像我以往般那么固执、野蛮、任性、怨天怨地及看不开的痙挛儿。帮他们解决问题后，心情也会特别愉快，因为阿姨说过“助人为快乐之本”。凭着阿姨的这句话，我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上帝虽然给了我们不健全的身躯，但却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心灵，还有很多人的关怀。这一次，和他们接触，我不但心情不沉重，并且轻快了许多。



没边界的爱

江沙崇华 / 桂子君

当！当！当！时钟敲了几下，已是午夜十二点，家人已进入梦乡了。此时，只有我那酒鬼父亲还在酒吧内与他那班猪朋狗友欢天喜地的喝酒。我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酒在他心目中，比任何东西还要重要，他几乎无酒不欢。当他喝醉回到家后，便会在那儿大吵大闹，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父亲偶尔也会把我当成出气筒，把我的手脚打成伤痕累累，所以自小到大，我就痛恨自己为何会出生在一个那么不美满、不幸福的家庭。我更讨厌我自己，我埋怨上天为何给予我一个如此不长进、野蛮的父亲呢！

不久，门外传来一阵呕吐声，父亲跌跌撞撞的走了进来。当他见到我还在厅内埋头苦读时，便大声

甚至带点醉意的吼着我：“喂，三更半夜，还不睡觉，在那儿干什么？”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

“读书啊！”“哎，在那儿假勤力是吗？你不知现在的电费多贵啊！快去睡觉！”我唯有顺从他的意思把灯关起来，回到房里去睡觉。他又喝止我说：“你是不是很不愿意跟我说话，还亏我把你养得那么大，真不知羞耻！”我别过脸，不理睬他，但他走上前来，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眼眶里挣扎的泪珠刹时簌簌的掉了下来。母亲也被此喧闹声给惊醒了，母亲迅速地走上前去阻止他，并且还骂道：“你疯了吗？”跟着父亲就乱掷东西，屋里一片零乱。

这种情形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地

重复，再重复，维持了好几年后，终于有一天，父亲出事了：当天父亲喝得酩酊大醉，错手杀了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我父亲被判坐牢十五年。这忽然后接到的消息，使我呆立了许久，傻傻地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焦急、担心；高兴的是以后我再也不用被父亲虐待，摆脱了父亲的魔掌；担心的是此后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我根本毫无担心过父亲的境况，更在心里头暗暗自喜。对我而言，父亲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再去看他。父亲被捉也算了，我们还要过活，所以母亲很勤奋地去找工作。

“对不起，你丈夫是杀人凶手，我们不能用你。”就在此时，社会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们最无情的脸孔。不但如此，在学校时，同学们远离我，不愿与我作伍，甚至连老师也不再对我好，对我的作业，总爱鸡蛋里挑骨头，使我非常难堪。偶而在街上买些日用品时，路人们总对我指指点点，说我的不是，只因我有个杀人凶手的父亲。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母亲终于

在一间餐厅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母女俩的生活也渐渐地有了好转。那时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天天大鱼大肉那么丰富，但我们过得很充实，很快乐。这幸福、美满的家庭是父亲一直以来所未能给予我的。如今的我变得无比的活泼、开朗，只因有母亲在我身旁陪伴我成长，在我生活中的字典里再也找不到伤心这个字眼，母亲仿佛把我身边的一切一切都美化了。

也许是老天刻意安排，有一天，母亲不幸遇上车祸了。当我接到医院拨来的电话后，犹如晴天霹雳。我飞奔似的赶到医院去，可是这一切已太迟了，母亲已离开人间了，我连母亲最后一面还未看见，她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这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许许多多的疑问，这难道是梦吗？母亲，您为什么连一句话也没有交待就走了呢！为什么？为什么？想着想着，我哭了，哭得多么凄厉，因为世界唯一疼爱我的母亲已不再负起照顾我的责任了。母亲就这样抛下我，要我一个人去承受那命运的挑战。可是在这样惨酷的情况下，您叫我如何熬下去呢！渐渐地，我的情绪崩溃了，脸上常挂着的灿烂笑容，也被母亲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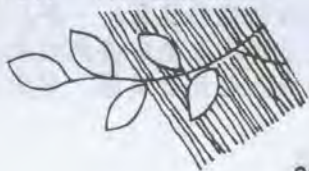
我觉得这个世界已没有值得我还在这漫长岁月中搏斗下去的理由了。当时我流着泪跑到河边去自尽，可是一位叫做阿珊的女孩伸出同情之手，甚至还不断地安慰我，劝我不要自寻短见，使我再次的领悟到这世界上还有人用无限的爱心去关怀我。阿珊给予我的亲切感觉，自从我的母亲逝世后，从来就不曾有过，她成功地让我拥有了往日那封锁已久的感觉。

阿珊也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恳求她父亲收留我。此时，我便与阿珊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咱们俩的感情自然也日渐深厚了，我们没有了当初的生疏，有的只是现在深厚和真诚的友谊。我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一块儿做功课，也一块儿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与乐。阿珊仿佛是天降下来的仙女般一样，每当我面对抉择时，总会及时伸出援手。“人总要有割舍，不能自私地什么都要占为己有，如果我们决定了自己要走的路，就别再顾虑太多了。”就因为她的这番话，在成长中的道路上，所有的问题我都迎刃而解。也许在成长的阶段中，我们互相扶持，彼此的友情跨进了一大步，而她也经常把我当成亲妹妹

般看待，所以阿珊的母亲常笑我们是一对姐妹花。

但美好的事总是那么短暂的，阿珊要到外国深造。那一天我带着满眶的泪水到机场送她，还天真地问她可以别走吗。她摇摇头，含笑不语。当我告诉她我好不容易舍不得她，她才哽咽着说：“傻孩子，我们的离别不是永久的，有时间我一定会回来探望你的。你要答应我，要坚强地活下去，别再依赖别人。还有一定要等我的来信。保重，君！”语毕，她伏下头给了我一吻后，她便走了。

自从阿珊走后，屋子里显然平静许多。虽然我并不习惯没有阿珊的日子，但我已长大了，也不再依赖别人。人总是在失去某样东西后，才会懂得去珍惜，很少人会把握自己手中所拥有的一切。但是阿珊的走令我领悟到以前的我是如此不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此后，我让自己活得比以往更坚强、更快活了，只因阿珊那句刻骨铭心的话，让我永远都会记得“明天会更好”。



再生父母

江沙崇华国中 / 黄桂桃

这天，我像平时般忙碌至深夜才拖着一身疲累的身躯，躺在那冰冷的床上。虽然我感到非常疲倦，但是却丝毫没有一点睡意。随意地望去墙上的日历，五月三日的字样立时映如我的眼睛里。哦，五月三日！我的口不断地念着这个日期。是的，五月三日。

一年前的五月三日，曾经发生了一件令我痛不欲生的事。在那时，我的人生曾经是一片灰暗与毫无希望的。我不肯面对现实，时常自暴自弃。是你——一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把我从困境的边际中扶了一把。时间，真的是一剂疗治伤心回忆的良药。一年后的我，已经从伤心欲绝中痊愈过来了。今天的我已经完全复原，重新面对生活

中的每一个挑战。

但是，这时想起一年前所发生的事，难免会悲从中来。这时的我已忍不住泪流满脸了，泪有如珍珠般一串串地从眼眶滑落过我的脸颊，泪水像有刺般刺痛我的心。

我望向窗外，这时已经是夜阑人静时分了。窗外除了虫鸣声以及一阵阵的风声以外，已毫无其他声音了。这时，一阵寒风正向我扑面而来，我顿时打了一个冷颤。我感觉一双手正温柔地把被盖在我的身上。顿时，我感到一股温暖的气息从那双手的指尖传入我的身体里，令我感到温暖无比。哦，原来是你——祥嫂！

我看一看那张布满皱纹但慈祥的脸，是祥嫂令我感到这世间仍然有情，依然有爱。祥嫂给我的爱足以弥补我的创伤。她对我说道：“别再想太多了，早点睡吧！”我顺从地点一点头，看着她那苍老而孤独的背影在我眼前消失，我才把视线从门口中收回来。唉，那个曾经令我伤心欲绝的一天，我怎能不去想呢？至今想起，我的心还隐隐作痛。

一年前的五月三日，那时已经是入夜时分了。我的身躯虽然是躺在床上，但我的心已经飞到远在他乡工作的父母身旁。起初当他们告诉我要到远地工作一星期时，我不以为然，还暗地里高兴。因为父母不在家一个星期，家里便是我的天下了。我可以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游玩。但是，我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渴望父母早日归家的心愿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每当放学回家时，看见家里冷冷清清的，心里更加挂念父母亲。由其是当夜深人静，想起家里只有自个儿一个人时，眼泪就忍不住在眼眶里打滚。每每总是哭得疲倦了，才沉沉入睡。每次早上起床去上学时，眼睛都因为睡眠不足以及泪水使眼睛变得红肿不已。住在我家隔壁的祥嫂就会关怀地问我为何会这样。她的关怀总会

令我想起母亲的仁慈，我每次都想向她倾诉我心中对父母的牵挂。但是每次话已到嘴边，却因自尊心作祟而把话硬硬地咽回去。只因为当初祥嫂劝告母亲，别留下我一人在家里，母亲也询问过我的意见，我当时若无其事地满口说着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懂得照顾自己。父母亲这样才安心“抛下”我一人到新加坡工作。现在，我当然是不肯讲出心中的秘密，这样我只好一个人独自承受这种难受的心情了。

这时，耳边响起一阵阵钟声，这表示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二时正了。当我的眼皮已经渐渐要合上的时候，忽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把睡意正浓的我惊醒过来。电话铃声在这宁静的夜里显得特别刺耳。这时的我已毫无睡意了，拖着一身的疲累缓慢地走下床拿起放在电话几上的电话。一拿起电话，电话的另一边就传来一阵阵喘气声，好像是在非常急促的情形下拨电话的。我很不耐烦地听着对方说话，但是却因为急促的喘气声而显得模糊不清。等到对方已完全恢复“元气”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住在怡保的叔叔。当听完叔叔的一番话后，握在手中的电话差点掉落在地上，我差点就

要昏过去。叔叔带来的恶讯令我非常震撼。

原来父母亲在赶回江沙的途中在怡保发生意外，现在已被送往怡保医院接受治疗。我已经被吓呆了，叔叔接下来的话我一句都听不进耳。直到叔叔慌张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才如梦初醒。叔叔吩咐我在家里等他再拨电话来告诉我父母的情况，我只好顺从他的意思。等待是最令人胡思乱想时刻，我已经抑制不住泪水，放声大哭起来。可能是我的哭声太“嘹亮”了，而把祥嫂吵醒了。祥嫂闻声赶快过来，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边搂着她一边哭哭啼啼地把实情告诉她。祥嫂温暖地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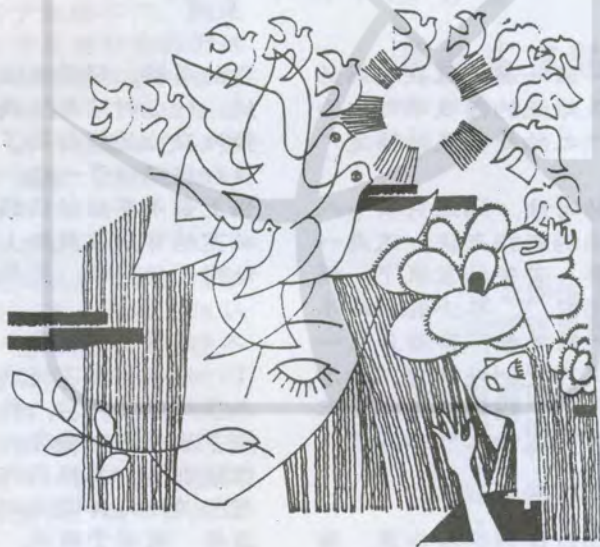
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我慌忙奔跑过去接听电话。我尖叫起来，我不能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叔叔说父母亲的头部受到震荡，可能会一辈子都昏迷不醒。我的胡思乱想终于都变成事实了。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该怎么办呢？我发疯似地狂叫着，祥嫂在一旁连忙按着我。我蹲坐在地上哭得喉咙沙哑。祥嫂则在一旁安慰我，但是我却听不进耳。

从此以后，除了上学放学以及探望父母之外，其余的时间都独自一人躲进房里，茶饭不思。祥嫂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告我，我都把它当作耳边风。起初，叔叔也有来探望我，可是渐渐的就没了踪影。唉！真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叔叔也要为生活而奔波。这个情形令我深深体会了“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道理。虽然，祥嫂常忙于工作，但是当我需要有人陪伴时，她都无时无刻地在我身旁。这样才不至于令我感到寂寞。有时，她也会罗嗦我几句。我便大发脾气地骂她，令她非常难受。不过，祥嫂不但不生气，还日夜不分地赚钱买礼物逗我开心。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祥嫂在一间茶餐室里洗碗，洗得手都粗了，还不时被人呼喝，但是她不但不反驳还低声下气地认错。我感到非常感动，忍不住流下热泪，但也替祥嫂感到不值。当我想过去替祥嫂出一口气时，却被祥嫂阻止。她说道：“我不介意，只要能赚多点钱买礼物，逗你开心，我觉得是值得的。”祥嫂这一句话令我毕生难忘，还令我体会到这世间原来还有人为我受尽委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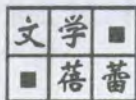
看着她那一天比一天消瘦的身体，我告诉自己要坚强。不可能永远活在悲伤中，不该再让祥嫂担心。

当！当！当！钟声响起来了。看一看时钟已是午夜十二时正了。正如祥嫂所说，“明天会更好”，我盼望明天将会从医院带来好消息。我在心底说了一句非常“老土”的话，祥嫂，你如我的再生父母，我永远感激你。



静思语：

能孝才有善，真正的好人从尽孝开始。



遗憾

江沙崇华国中 / 黄欣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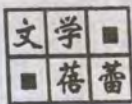
当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妈妈的遗体上时，我对她的憎恨顿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悔意。

我出世的时候，妈妈只有十八岁。对于妈妈的家族来说，这是一件极羞辱的事。苦苦的哀求下，妈妈还是被逐出家门。年少的妈妈不爱书，也无一技之长，带着未足一岁的我，找工作就到处碰壁。最后，经过朋友的介绍，妈妈才不用为三餐而烦恼。然而这份工作却毁了我的童年。

看着妈妈打扮得花枝招展，看着那些男人在我家进进出出，看着邻居指着我家窃窃私语，这一切都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的童年留下了一道不舛磨灭的伤痕。当我长大以后，有一天一位醉酒的客人搭着

我的肩膀，轻薄地说：“嗨！小妹妹，什么时候来陪我一晚？”我狠狠地在他的腹部踢了一脚。过后，我和妈妈吵了一场。我说：“你是世上最不要脸的妈妈！”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在我脸上响起。我恨恨地瞪了她一眼，然后夺门而出。

靠着奖学金兼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才完成大学课程。进入了社会工作后，我立刻从朋友家搬了出来。对着旁人，我绝口不提我的家庭。我恨拥有这样的妈妈，我努力地忘掉过去所承受的痛苦与羞辱。我安于现状，它让我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不再过着那令人抬不起头的日子，也寻回了我的尊严。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当我逐渐遗忘了过去所带来的伤害时，妈妈的死讯却再次搅乱了我的生活。我



曾发誓不会再认回她，但经过几番挣扎后，我还是回去了。

死亡

我相信我是恨妈妈的，我一直都这么认为。然而一封信却化解了我对她的怨恨。妈妈是爱我的，但我的脸孔却令她想起抛弃她的丈夫——我的爸爸，心理的障碍令她不愿面对我。她想对我好，却害怕触及内心的伤口。对于她的工作，她是十分厌恶的。若不是当初受的刺激太大，她也不会自暴自弃放纵自己。虽然曾想过转换工作，但是经过了岁月的摧残，身心已麻木了，再加上自己沉迷于吸毒，想摆脱这一切已太迟了。

我从不知道妈妈的心酸，也未曾去了解她。我一直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无可药救、自甘堕落，我瞧不起她。在她最需要别人帮她一把时，我却自私地把她摔开，让她再次跌进痛不欲生的深渊里。我像个刽子手，残忍地把她唯一的希望都毁灭了。她是那么地爱我，然而伤她最深的依然是我。

跪在妈妈在灵堂上，我掩头痛哭……



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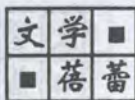
适耕庄育群中学

/ 汐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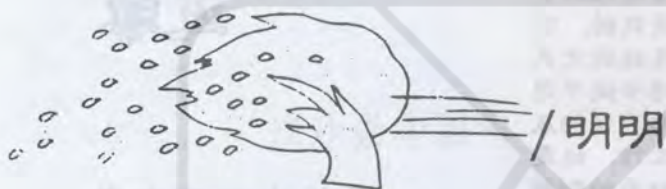
我最终没上那旅游巴士
到传说中的一片白菊园

在两道光的黑暗处
做了选择
我
还是回归
记忆中青翠的草园

朦胧隐约之中
你们的呼唤
就如我双眼的泪潮
不断地澎湃



风雨来袭



强风怒吼，天空又黑云朵朵。街上的众人总依从天的脸色来行事，步伐加快些，脚步跨大些，迈向蔽雨处躲。

我和母亲加快速度，把面前的糕点裹好，然后交到前面那位小妹妹手中。她把钱放在三轮车上的平台，趁着雨滴未降，急急地钻进候在一旁的普腾威拉。然后，车子再慢慢地驶开去了。

收了钱，像卡通人物般，我们的四肢以最快的动作，从三轮车处取出两条小铁枝，撑开三轮车前边的铁架，而后卷开铺在铁架上的帆布，把它夹套于铁枝上。帆布底下的世界便是我们遮雨的地方。

遇上刮风的日子，因恐雨点溅

湿了车台上的糕和用具，母亲特地铺上了一张阔大而透明的塑胶纸。三轮车的左边是咖啡店，灰色的墙壁一路来都忠实地为我们遮挡凌空而落的雨滴。

每每，赶在风雨之前母亲预先搭就了一个“窝”，而我却理直地在那儿偷闲——逸坐于帆布帐篷下之圆凳上，无所事事地闲聊、阅报、观雨、神游……

雨烟笼罩大地。影影绰绰的街灯下，往常繁忙的街道，如今落得人少、车稀。不听雷声鸣、不见闪电亮，母亲说，这回又是一场长命雨。

天啊天，你近来受了什么刺激，为何这几天的泪水老是洒个不停？

累我这弱小无辜之人被逼缩于街头一角伴你流鼻涕。尤其是可恶的冷风，放肆地乱刮，随意地便攻入我们小小的避雨处，间中还夹带着雨点，抽打在我们脸上。如此的鞭笞，不伤风才怪！“哈欠，哈欠……”无法自制地咧开大口，然后，泪、涕同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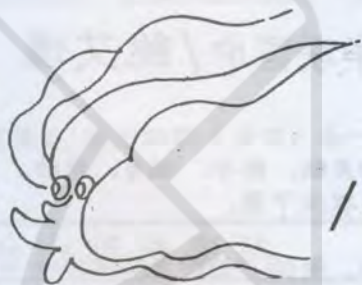
蓦地，雨丝密聚、狂风乍起。我们小小的蔽雨站，再也抵挡不住风急刮、滂沱大雨的侵袭。母亲把我赶到咖啡店的五脚基，“命令”我不可跑出来淋雨。而她独个儿守在档口，守着糕点，守住贪吃的雨，决不允它半滴的“涎液”沾到糕点上来。

满天风雨下，三轮车旁的母亲卷起裤管，仰头举手，把堆积在帆布上的积水拨开，以免帆布的负荷太重。被雨水溅湿的母亲，无怨无悔，只顾儿女没淋到雨……

立于五脚基一角，我告诉自己，我是母亲的女儿，我要不怕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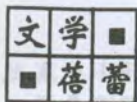
风啊雨啊，我将不为你们的欺凌而害怕！我要像母亲般坚强在风雨中伫立，昂然度过每一季的风风雨雨！

童诗：电线



/ 小家

墙壁上，天花板上，
一条条细细长长的蛇，
有秩序的列着队。
它们有的钻进电饭锅煮饭，
有的钻进桌灯看书，
有的钻进电视里演戏，
好热闹啊！
当它们生病的晚上，
好静好冷清，
我们只好提早做梦。



那个不圆的跪姿 (外一章)

太平华联国中 / 鲍艾瑾



像那月缺，影子。袖香，我的
发型一直在向下垂。

拜的、祭的，都盼望能化为一
缕清烟，在跪处升华，然后灭去灭
去……

流失，遗忘的日子。一台明镜
前静坐默念。许多归者的梵音已晋
入静界。境界是沉思的语言、天明的
召唤。一切默默如泥具，止水。

我并不是这样爱跪的。有时候，
跪的也许不是原本的我，而是我的心，
在说：“是非成败该有个归依
。”

《给——》

音乐，虽然消失了柔声，却依
旧在记忆里颤动。

他们说：爱情是一间精致的房
子，恋爱中的情侣都住在里头。

他们又说：要记得打开每一扇
窗户，这样便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
边。否则，将会窒息于甜腻中。

当爱情哭了，花葬了……

正如手中的一朵茉莉，诗魂已
萎落。该悲恸吗？

该不该悲恸？或者，是该庆幸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份华文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益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水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2. 随喜乐捐。

《清流》赞助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RM_____

☐ 随喜乐捐：RM_____

*请在有关之格内划✓

备注：

注： 邮券/支票请注明：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送寄： 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 (2) “清流·交流”栏——欢迎作者、读者针对《清流》，发表您的意见、读后感或任何文学话题，字数约 800 至 1000 左右。
- (3)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凡刊登于“文学蓓蕾”的作品，都自动被提名参加《文学蓓蕾奖》，每五期颁发一次，分特优奖一名，优秀奖四名。）

☐ 来稿请注明中英姓名，地址和电话。

☐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一) “评介，戏剧” 请寄良木先生
132,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二) “小说” 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a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400 Air Tawar, Perak.
- (三) “散文” 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四) “诗歌” 请寄郑可达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五) “文学蓓蕾” 请寄岳衡先生
112, Dataran Rapat Baru 13, Tmn. Sri Berjaya, 31350 Ipoh, Perak.
- (六) “清流·交流” 请寄崔冰女士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清流》革新号由第45期开始，订阅费将作调整。

零售：每本 RM6.00

一年4期：RM20

二年8期：RM40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中)_____ (英)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全年 RM20 (4期)

☐ 2年 RM40 (8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小启：上述订阅单由第45期开始算起。

凡订阅44期以前者，订阅费每本 RM3.00。

邮券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r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

文学双月刊

43期

1999年9月出版

编辑顾问：驼铃 朱晋韶
田舟 王枝木
年红 苏清强

主 编：崔 冰

编 委：一介 紫梦羚
岳衡 郑可达
良木 陈有明
朝浪 戴美娟 谢伟恩

校 对：许心伦 司徒育敏 陈丽玉

发行主任：章 钦

督 印：郭绪益 臻 杰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0

编 辑 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m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 印 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95590-V)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2547071 Fax: 05-2559812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賞	書	藝	■
●	吟	詩	詞

沙巴 苏伯瑶书 (商人)

一帶林塘詩境界

四時花果隱生涯

丙子春月沙巴蘇伯瑶書

录戴盟先生茶诗一首
檳城 骆平山书
(工程师)

泉頂設茶亭一茶作詩人料
韻味須親嘗難作他人道
錄戴盟先生茶詩一首時雲成雲之春

砂勝越 王振东书
(广告商)

書乃世寶

茶為國系

丙子春月

一泓清可沁詩脾 冷暖年來不自
知流出西湖我欲舞 回頭不似在
山時

南宋林慎詩 冷泉亭 砂勝越 汪義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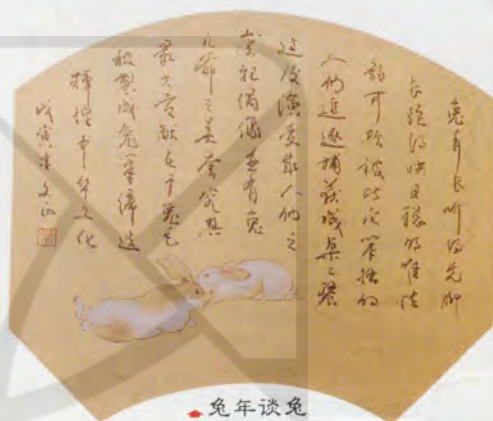
南宋林慎詩: 冷泉亭
砂勝越 汪義英書
(商人)

吴文正书画家履历

- 1946年生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
- 日本国立东京学艺大学大学院绘画系毕业
- 现任玛拉工艺学院高级讲师



安顺大钟楼



兔年谈兔

- 曾担任吧生艺协会长6年；现为吧生艺协顾问
- 作品曾於台湾、马来西亚、日本展出
- 曾获大马水墨画比赛优秀奖

